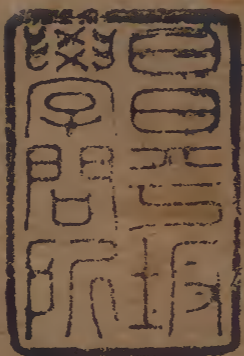


四書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四

九



漢書門			
三	一	六	八
五	一	五	八
冊	架	函	號類

內閣文庫			
二	八		漢
七	六		書
函	〇		
二	八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608	
冊數	35	( 9 )	
函號	277	203	



四書朱子異同條辨論語卷之四

浸草文庫

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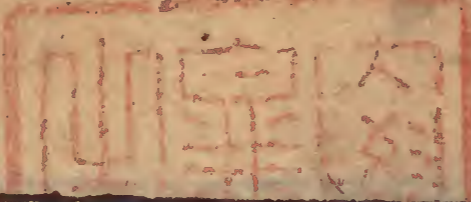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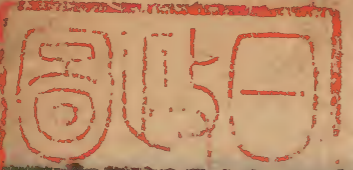
里有仁厚之俗爲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爲知矣

語類問里仁爲美論語孟子注不同如何曰論語本交之意只是擇居孟子引來證擇術又是一般意思自里以仁者爲美人之擇術豈可不謹然亦不爭多問美是里之美抑人之美曰如云俗美一般如今有箇鄉村人淳厚便是那鄉村好有箇鄉村人不仁無廉無耻者多便是那鄉村不好這章也無甚與義只

天仁是司祭辭

論語卷四里仁

近譬堂



藏板

是擇居而已。然里仁字也。差異。○聖人本語不是說擇術。古人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是合着事。劉問今人數世居此土。豈宜以他鄉俗美而遽遷邪。曰。古人危那不入。亂那不居。近而言之。若一鄉之人皆為盜賊。吾豈可不知所避。○或問里仁。若一篇自首至觀過斯知仁矣。都是說仁。里仁為美。是指言仁厚之俗。觀過斯知仁。是指言慈愛底仁。其他則皆就心德上說。曰。雖是如此。然統體便都只是那箇仁。如里有仁厚之俗。便那一里之人。這心不大。故走作。所以有仁厚之俗。觀過斯知仁。便也是這心。○同。大成勉齋黃氏曰。居必擇鄉。居之道也。薰陶染習以成其德。惻憐保愛。以全其生。豈細故哉。夫子稱子賤而歎魯多君子。以此也。○雲峰胡氏曰。集註仁厚之俗四字。有斟酌。一里之中。安得人皆仁者。但有仁厚之俗。則美矣。○勿軒熊氏曰。學而篇言親仁。此言處仁。後篇言以友輔仁。又言居是邦。友其士之仁者。存養見聞之助。薰陶漸染之益。皆資於人者也。○新安陳氏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人之本心。是非之

心。知之端也。不知則失其是非之本心矣。○蔡虛齋曰。不必謂既知其為美。而又不慮也。辨。按註以里仁為仁。厚之俗。看仁字極淺。雲峰胡氏謂一里之中。安得人皆仁者。但有仁厚之俗。則美矣。朱子又謂亦是心德之仁。那仁字。極淺。雲峰胡氏走作。所以有仁厚之俗。看來這仁字。極淺。雲峰胡氏仁字。那仁厚之俗也。閑係在人心上。必大故。淳厚向善。總得成這仁里。但必說到人人當理無私。則不可耳。○學會問擇里一事。如何便道他失是非之本心。連全體說了。曰。也只為無內外兩箇知字。擇便是分別。是非處。擇不處仁。便是失其是非。這里底是非。分明便是本心。都不明了。○勉齋薰陶染習。以成其德。調恤保愛。以全其生。這兩意兼說最好。今人只解道成德意思。不知這尚可責親賢友善等事。這全生意。在擇里上。尤為緊切。朱子云。那一鄉都為盜賊。吾豈可不知所避。難道是恐已亦為盜賊。不成。分明有保全其生意。頑按固無知其美。而又不慮。一層。然既有擇字在。則



所謂不處仁者分明有喜澆漓而惡醇厚就刻薄而避慈祥之意矣註故曰失是非之本心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

仁知者利仁

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

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爲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語類安仁者他便是仁了更不用說如所謂利仁者是真箇見得這仁愛一箇物事好了猶甘於芻豢而不甘於粗糲若只是聞人說這箇是好自家也勞髯見得是如此却如何得如芻豢之悅我如何得利仁底意便只是硬去做了○問既是失其本心則便解濫淫而必以久言之何故曰也有時下未肯恁地做底聖人說話穩而今說道他不仁則約便濫樂便淫也有不便恁地底○仁者心便是仁早是多了

安字。知者利仁。未能無私意。只是知得私意。不是着脚所在。又知得無私意處。是好。所以在這裏千方百計。要克去箇私意。這便是利仁。○安仁者。不知有仁。如帶之忘腰。履之忘足。利仁者是見仁為一物。就之則利。去之則害。○問所謂利仁者。莫是好底心。與利仁所為而為者否。曰。有所為而為。不是好底心。與利仁不同。仁者安仁。恰似如今要做一事。信手做將去。自是合道理。更不待逐旋安排。如孟子說。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這只順道理。合做處便做。更不待安排布置。待得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便與上不同。又云。有為而為之。正是說五霸假之也。之類。○問而今做工夫。且須利仁。曰。唯聖人自誠而明。合下便自安仁。若自明而誠。須是利仁。○仁知雖一。然世間人品所得自有不同。顏子曾子得仁之深者也。子夏子貢得知之深者也。如程門之尹氏。則仁勝。上蔡則知勝。○問心無遠近。精粗之間。如何。曰。亦只是內外意思。吾心渾然。一理無內外遠近。精粗。

粗。這段分別說極通透。上蔡尋常說有過當處。此却他人說不到。先生再三誦安仁。則一利仁。則二之句。以為解中。未有及此者。因歎云。此公見識。直是高利。且貪利為之。未要做遠底。且就近底做。未要做精底。且就粗底做。問安仁者。非顏閔以上。不知此味。便是聖人之事乎。曰。是。須知非顏閔以上。不知此味。到顏閔地位。知得此味。猶未到安處也。○問安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性之未動。既皆至理。所存情之既發。無非至理所著。利仁固是審於既發。莫更著謹於未發否。曰。若未發時。自着不得工夫。未發之時。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或問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如何。曰。仁者。洞然。只是一箇心。所以無內外精粗遠近之間。然須看自家有問底心。是如何。然後看無間底心。是如何。又問無內外之間。是如何。曰。表裏如一。又問如何是遠近精粗之間。曰。他當初若更添高下顯微。古今這樣字。也只是。一理。又問。纔有些箇攙絕間斷。便不得。曰。纔有私意。便間斷了。所以。要克己復禮。便是要克盡私意。蓋仁者。洞然。只是這一

卷四里仁

箇心如一。梳清水。懸入些泥。有清處。有濁處。又問上  
 蔡解此段。只是論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先解這一段。  
 方連上面說曰。看他文義。須是包上面說。方得相貫。  
 然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又須着自去看。  
 同大全南軒張氏曰。不仁者。勉強而暫處。則有之。至  
 久。則移於約樂。無所不至矣。○雲峰胡氏曰。仁義禮  
 知。皆吾本心。而仁統三者。仁一失。則三者俱失矣。所  
 以於上章焉。得知。則曰。失其是非之本心。此於不仁。  
 則直曰。失其本心。集註之精密如此。○雙峰饒氏曰。  
 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是說他仁熟處。他人於此  
 處。能存於彼處。或不能存於此處。能理於他處。或不  
 能理。唯仁者內面如此。外面亦如此。遠近精粗。無適  
 不然。內謂存處時。外謂應事接物時。近謂日用常行  
 處。遠謂非日用常行處。精如治詩書禮樂等事。粗如  
 治錢穀甲兵等事。存是心。存是事。理是事。理是於  
 仁。如小人之貪利。皆深知篤好。必欲得之。○濫如水  
 之泛濫。淫如水之浸淫。久約者為饑寒所逼。而不能  
 自守。以至放蕩於禮法之外。如水之溢。出外去。故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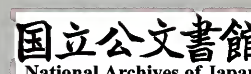
濫。久樂者為富貴所溺。而不能自守。不知不覺。至于  
 驕奢。如水之浸入裏來。故曰。淫濫字。是窮斯濫矣。之  
 濫。淫字。是富貴不能淫之淫。○安仁者。心與仁一。仁  
 即我。我即仁。故曰。其仁即仁者之仁也。利仁者。心與  
 仁猶二。于仁猶有間。故曰。于仁猶未是仁。不過利于  
 仁耳。○東陽許氏曰。不仁者。久約則憂患。而諂諛卑  
 屈之態生。苟且邪僻之行作。久富貴則佚樂。而驕矜  
 縱誕之氣長。踰節陵分之事興。約者。日流于卑下。樂  
 者。日過于僭躐。是濫與淫意思。○慶源輔氏曰。存言  
 其體。理言其用。知者有所操存。其體斯不亡。有所經  
 理。其用斯不亂。仁者則不待如此。一體一用。皆自然  
 而然。○無適不然。無所往而不安也。一體一用。皆自然  
 弗去是也。○雲峰胡氏曰。不仁者。失其本心者也。安  
 仁者。本心非有所存。而自不失。利仁者。能存其本心。  
 而惟恐失之。嗚呼。安之者不可遽及。失之者。可為戒。  
 而守之者。可為法矣。○蔡虛齋曰。久之。則濫淫必矣。吳氏  
 南軒謂其。一時猶或能勉強。蓋久則濫淫必矣。吳氏  
 謂聖人待人厚。立言從容。故如此。如鮮矣。仁之例。前



說長。○安仁者久約自然不濫。久樂自然不淫。利仁者亦能守之不至于淫與濫也。安仁自不失者也。利仁惟恐失之者也。○無適不然。對不易所守言。只是自然也。言亦可約亦可樂。無往而不安于仁也。無適不然。與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不同。下二句云。非有所存而自不忘。非有所理而自不亂。此說得安字意。出。○呂晚村曰。仁安知利。自全其本心之德。初不為處約樂也。然惟仁知久處約樂。正足以見安利中體用各得之妙耳。○陸稼書曰。丘月林先生講此節云。注安其仁而無適不然。利于仁而不易所守。乃先點字面。後發本旨。非兩截意。或把安仁利仁泛說。以處約處樂。漆在言外。則夫子之言為歇後矣。此說極是。若存疑云。處約不濫。處樂不淫。這便是仁。仁者處約自然不濫。處樂自然不淫。故曰安仁。知者處約則固守而不濫。不至于濫。處樂則固守而不至于淫。故曰利仁。覺稍差。蓋謂安仁利仁內包得不濫不淫。故意則可謂不濫不淫。便是仁。則不可。

**異** 林次崖曰。仁者知者。以人品言。仁知如何分。仁者

皆天理而無人欲。智者未能皆天理而無人欲。其智已足以及此者也。處約不濫。處樂不淫。這便是仁。仁者處約自然不濫。處樂自然不淫。故曰安仁。智者處約則固守而不至于濫。處樂則固守而不至于淫。故曰利仁。利猶貪也。故解曰。真知篤好而必欲得之。○呂晚村曰。安利有本領。不是處約樂處得。是處約樂處見。下二句脫離上文。不得講安利入玄微。便與本旨無涉。○仇滄柱曰。何謂仁。心之天理是也。安仁者安此天理。利仁者利此天理。然天理不是空存于心。身之所處。或約或樂。皆當然之理。如處困能亨。處樂不淫。皆天理也。隨其身之所遇。而順行乎理之當然。即此是仁。初不分內外精粗也。若看安利于仁之後。可處約樂。似又微分兩層矣。不如即約樂中。勘出吾心本領。尤為直捷明快。後章以審富貴而安貧賤為仁。以此照看。意便曉然矣。○知仁之界。只在安勉上分。然仁者品地。有得之生質本純者。有得之學力成功者。兼說始為完備。若顏子三月不違。豈不是安仁。然克復工夫。煞甚用力得來。



辨按境遇不是約便是樂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  
 處樂是見不仁之人失其本心無一而可久約必濫  
 久樂必淫正是不可處乃時解將不可作不能字說  
 語氣便差。○自林次崖謂此章專論處境處約不濫  
 處樂不淫這便是仁集註安其仁而無適不然利子  
 仁而不易所守皆緊抱上二句說後人宗之不知仁  
 字極大安仁利內包得處約樂若但安利約樂則  
 離却約樂更將甚麼作仁呂晚村亦知其非而又謂  
 下二句脫離上文不得講安利入玄微便與本旨無  
 涉此騎牆之見也安利二句正不單在境遇上說可  
 包括得上文耳看安利入精微豈反與本文無涉○  
 仁者知者極要着眼天理固不是空存于心然未處  
 約樂時此心安放何若精定約樂勸吾心本領恐  
 仁者離却約樂時不知安箇甚知者離却約樂時不  
 知利箇甚即後章審富貴安貧賤亦正分頭在所以  
 能審能安上不是到富貴貧賤臨時方去審與安也  
 即審富貴安貧賤尚是大端工夫所以下文又說無  
 終食之間違仁此處既下安仁利仁則正見仁者至

體是仁知者念念在仁豈僅安利約樂仇洽任只坐  
 約樂看得大了安仁利仁都外他不得不知那寂然不  
 動與念慮初發時皆有箇安仁利仁在也但謂安利於  
 仁之後方可處約樂則又分兩層須知安仁利仁內  
 便有箇善處約樂在○學曾問知者知天理之為是  
 而必循之知人欲之為非而必去之所以能處約樂  
 朱子謂如此便是硬去做都不見利仁意思何也曰  
 必循必去固非深知篤好者不能然只是決於力行  
 之意如毋自欺也相似未說得利字滋味出這利仁  
 如吃蜜相似知得這蜜甜自不肯舍故朱子謂如芻  
 豢之悅我口也○饒雙峰謂安仁者心與仁一仁即  
 我我即仁故曰其仁即仁者之仁也利仁者心與仁  
 猶二故曰於仁猶未是仁不過利於仁耳看註可謂  
 細極○無適不然則已不單貼在處約樂上無論動  
 靜常變大小精粗謝註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正是  
 此意不易所守亦自細密無論動靜常變大小精粗  
 皆不易所守非僅處約樂不易所守也與仁者分界  
 處只在安勉故謝註安仁則一利仁則二朱子誦之  
 近譬堂



再三謂解中未有及此者。若看利仁工夫粗。猶有不  
 到處。則非矣。曰。朱子却又謂利仁貪利為之。未要做  
 遠底。且就近底做。未要做精底。且就粗底做。此却謂  
 何。曰。這不是說。只說近底。不做那遠。只說粗底。不做  
 那精。正如貪利相似。逐漸貪了去。寸寸不遺。若貪遠  
 者。精者。而遺近者。粗者。這箇工夫。早自粗了。如何能  
 事事。不易。所守。集註。雖淺深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  
 能奪。不重淺深。不同。只重皆非外物所能奪。○學  
 會問語。類有。利仁。固是審于既發。莫更著謹於未發  
 否。朱子曰。若未發時。自着不得工夫。未發之時。自堯  
 舜至於塗人。一也。其說如何。曰。這條必有遺。○學  
 可從。程朱開口。便教人持敬。豈有不着不得工夫之理  
 如此。則只有動時工夫。竟無靜時工夫。了中庸之所  
 謂戒。懼。不觀。聞。皆子思派說矣。至未發之時。自堯舜  
 至于塗人。一也。只好說這中底道理。人而共具耳。若  
 謂未發之時。堯舜也。不消兢兢業業。塗人也不消戒慎。只  
 是悠悠忽忽。忽有是理乎。故凡篤篤信朱子。而不能辨其  
 遺悞。亦必有受弊處。且反助異學之攻矣。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孟浪看過  
 仁者利仁者三字中亦有許多等級。只除了仁者安  
 固是與仁為一。知者既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雖中  
 間等級亦有差。然既知之深。好之篤。斷不為外物所  
 奪。已是有守底了。終為外物所奪。便是不仁。不必狠  
 戾貪暴。然後謂之不仁者也。故不曰不可處約。樂必  
 下箇長久字。以括之。即不可久處約。長處樂中間亦  
 有等級。在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濫淫非只一般。也有  
 淺深粗細。勿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惟之為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  
 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  
 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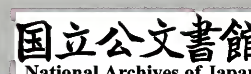
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語類**只是好惡當理便是公正先生曰程子只着箇公正二字理解某恐人無理會得故以無私心解公字好惡當於理解正字有人好惡當于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好惡又未必皆當于理惟仁者既無私心而好惡又皆當理也○今人多連看公正二字其實公自是公正自是正這兩箇字相連看不得公是心裏公正是好惡得來當理苟公而不正則其好惡必不能皆當乎理正而不公則切切然于事物之間求其是而心却不公此兩字不可少一○問或好或惡皆因人之有善惡而吾心廓然大公絕無私係故見得善惡十分分明而好惡無不當理故謂之能好能惡曰程子之言約而盡公者心之平也正者理之得也一言之中體用備矣○居父問仁者動靜皆合正理心有定則此可好可惡者皆湊在這則子上所以能好人能惡人曰然程子所以說得其公正是也惟公然後能正公是箇廣大無私意正是箇無所

偏主

**同**大全胡氏曰無私心體也好惡當於理用也○雙

峰饒氏曰忠清章論仁是因事而原其心故先言當理而後言無私心能好惡是由心而達於事故先言無私心而後言當於理○慶源輔氏曰仁者心之德純是義理經有纖毫私欲便是仁不仁則其好惡自然與義理相違悖矣○胡氏曰好其所是惡其所非人之至情也然有一毫私意雜乎其間則憎而不能知其善愛而不知其惡者有矣故好惡當理惟仁者能之仁者之心渾然天理無一毫私意其心之所好理之所當好其心之所惡理之所當惡也○呂晚村曰兩人字雖說外邊事兩能字却說裏邊事先須無私心然後當于理不到得當于理只無私心也不濟事○能字講到權用即與仁字背便講到功應上似乎能字盡頭卻也是外面一截不知只在當理處便是盡頭不必更講受好惡那邊也天下頗有好惡雖為人所悅服却未必無私心而當理故不可以此論



能字也。

**異** 雲峰胡氏曰好惡之心人皆有之。獨仁者能之。大學曰唯仁人能愛人能惡人皆須看能字。好惡當於理始可謂之能。不然非能好能惡也。○蔡虛齋曰善者在所當好惡者在所當惡。此自有一箇正當道理。但此理惟心之公者得之心。若不公則所好者未必其所當好。所惡者未必其所當惡。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人也。此可見必無私心而後能事當於理也。○游氏詒所以置在圈外者。心有所係而不盡自克。此一語似說知其善而不能好。知其惡而不能惡。相似孔子正意是說心既無私則見得善惡十分分明。從而好惡之自無不正矣。所謂公生明也。○呂晚村曰能好能惡只講當于理而得其正。不是說功力足以及天下為能也。○能字指理不指功用。註所云好惡當于理正解能字也。凡在功用看能字。憑他歸本仁者。總說成體用兩截。

**辨** 按學會問集註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玩然後二字是以好惡當於理包於無私心之內矣。而語類

又云有人好惡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好惡未必當於理。與集註然後之意未合。若以無私貼仁者當理。貼好惡則似仁者而亦有不無好惡者矣。其說如何。曰好惡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不過一事偶合於好惡。固不是。仁者之能無私心而好惡未必當于理。則雖能克私而天理分上必備有所未盡。亦不可謂仁者之能無私心。而好惡未必當於理。這箇見公少不得。正有體又要有用。因人多將公正二字連看了。故朱子見不可少。一其實於理上未當。即是於心上有欠缺。蓋必心有一體之不公。故註云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不能此又可見體之無私也。若不將公正二字體用分合處看透。非於集註然後字有窒礙。即於無私未必當理之說。有窒礙矣。○饒雙峰由心而達於事。一句最好。正見是從仁者內想出能好能惡來。不是夫子有意論好惡而舉仁者。內想出能好時解提起好惡立說。已非本旨。更有單指賞善罰惡。



便即是惡。豈得言無。曰志於仁。則雖有過差。不謂之惡。惟其不志於仁。是以前面說志於仁。則雖有過差。不謂之惡。看。○先生問學者。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與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前面說志於仁。則雖有過差。不謂之惡。此段說志於道。而猶有此病。其志則一。而其病不同。如何。諸友言不合。曰仁是最切身底道理。志於道。大段是親切做工夫底。所以必無惡志於道。則說得來。濶凡人有志於學。皆志於道也。若志得來。泛泛不切。則未必無耻惡衣惡食之事。又耻惡衣食。亦有數樣。今人不能甘。籠糲之衣食。又是一樣。若耻惡衣。惡食者。則是也。喫着得。只是怕人笑羞。不如人而已。所以不足與議。○苟志於仁矣。方志仁時。便無惡。若間斷。不志仁時。惡又生。或云。過非心所欲為。惡則心所欲。曰惡是誠中形外。過是偶然過差。

**同** 大。全。潛。室。陳。氏。曰。此。是。君。子。小。人。分。路。猶。同。東。行。人。一。心。向。東。去。無。復。有。回。轉。向。西。之。理。西。行。人。亦。然。○新。安。陳。氏。曰。苟。志。於。仁。四。字。涵。三。意。志。於。仁。與。志。於。道。不。同。仁。是。道。德。之。精。純。志。是。志。向。之。堅。定。而。又

加以誠焉。則於為惡之事。可保其必無矣。○勉齋黃氏曰。人心不可兩用。志於此。必遺於彼。所慮者無其志耳。夫仁者此心之全德。誠志於仁。則必先有此心。天理之心。而去其入欲之私。惡念何日而生乎。○慶源輔氏曰。過舉謂或用意過當。或資質之偏。或氣一之動。志無惡。則志為主也。志在於仁。則忍慮自不。到惡上矣。○通書解曰。有心悖理為惡。無心失理為過。

**辨** 按。潛。室。陳。氏。謂。此。是。君。子。小。人。分。路。猶。向。東。行。人。一。心。向。東。去。無。復。有。回。轉。向。西。之。理。此。譬。最。確。蓋。志。者。心。之。所。之。此。心。既。向。於。仁。如。何。復。到。為。惡。上。去。故。一。志。即。可。決。其。無。偶。有。過。差。亦。只。是。無。心。小。失。如。走。路。者。於。正。路。上。差。了。非。誠。中。形。外。之。惡。也。○志。於。仁。三。字。亦。要。重。於。字。看。故。朱。子。謂。志。於。道。說。得。來。濶。仁。則。是。最。切。身。底。道。理。志。於。仁。大。段。是。親。切。做工。夫。所。以。必。無。惡。觀。此。可。見。仁。是。最。切。身。之。理。則。志。於。仁。自。是。最。親。切。之。功。時。解。看。輕。志。字。謂。方。向。於。此。不。會。用。功。者。自。謬。○學。會。問。朱。子。却。又。謂。方。志。仁。時。便。無。惡。

若間斷不志仁時惡又生似又淺看志字如何曰此非淺看志字也方志仁時便無惡此是何等親切這志字豈輕淺但聖人言語也只是就當下說難道一志仁後憑你間斷工夫惡也不生不成從此志接續了去自可必其無為惡之事○朱子謂惡是誠於中形於外這正對苟誠也之誠字看蓋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為惡之事這自是誠中形外之理楊氏云未必無過舉只是見不到非誠心要如此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

**或問**眾人固欲富貴矣然立位以行道亦君子之所欲也眾人固惡貧賤矣然身困則道否亦君子之所

惡也欲富貴而惡貧賤人之常情君子小人未嘗不同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特以非義而得富貴則不處不幸而得貧賤則不去耳

**語類**吾何求哉求安於義理而已不當富貴而得富貴則害義理故不處不當貧賤而得貧賤則自家義理已無愧居之何害富貴人同欲若不子細便錯子貧賤人所同惡自家既無愧義理若更去其中公疏我不當貧賤便不是張子詔說審富貴而安貧賤極好○審富貴而安貧賤者言不以其道得富貴須是審苟不以其道決是不可受它底不以其道得貧賤却要安○富與貴不以其道得之若曰是語曲以求之此又是最下等人所謂得之者便設有自到我所前若吾知其有一毫不是處也不可處譬如秀才赴試有一人先得試官題目將出來賣只要三兩貫錢便可買得人定是皆去買惟到這裏見得破方是有學力聖人言語豈可以言語解過一遍便休了須是實體於身灼然行得方是讀書○問貧賤也何是不當得而得之曰小人放僻邪侈自當得貧賤君子

履仁行義疑不當得貧賤。然却得貧賤。這也只得安而受之。不可說我不當得貧賤而必欲求脫去也。今人大率於利。雖不當得。亦泯然受之。有害則必以為不當得而求去之矣。君子則於富貴之來。須是審而不求去也。蓋於富貴則有所不處。於貧賤則必受之而不辭也。○某曰。學者須是從富貴貧賤處。外斷得下方有用工夫。先生喜曰。這裏看得分曉。須要做下面工夫。若做得下面工夫。看上面事。愈覺分曉。○問。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去字。或讀作上聲。可否。曰。自家離去之去。去聲。讀除去之去。上聲。讀此章只是去聲。○問。君子當得富貴。所謂不當得而得者。乃人君不能。用其言。徒欲富貴其身。曰。富貴不以道得之。不但說人君不用其言。只富貴其身如此說。却說定了。此是富貴貧賤有不當得而得者。皆不處不去。如孔子王表。衛卿可得之類。亦是不當得之富貴。須且平說。不要只定一事。又終食造次顛沛。一句密似一句。須至傾覆流離之際。亦不違仁也。

**同** 蔡虛齋曰。取舍之分。義利之辯。善惡之關也。此處一先脚便已自絕於君子之路。聖門之學。以求仁為要求。仁以明取舍為先。若無終食違仁以下。則是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者。總是要無時無處不用其力。而有內外精粗之別焉。○呂晚村曰。人必取舍端正。而後可以講存養。故此章從外邊說入內。今人於立身大段。毫不曾分明。立簡界限。一味談心說性。豈不可笑。要之。富貴貧賤。原不是外邊事。學者工夫。須從出處去。就辭受取予處。做起耳。到得聖人分上。於富貴貧賤。却都是精微。不易到處矣。

**異** 大全王氏曰。審有兩端。安只一路。○勉齋黃氏曰。博奕鬪狠。奢侈淫肆之類。皆所以取貧賤之道。不以其道者。謂無此等事。而為水火盜賊。註誤陷於刑戮之類。以致貧賤也。○葉氏曰。富貴不苟處。則可以長處。樂貧賤不苟去。則可以久處。約。○呂晚村曰。欲惡是人心。仁是道心。欲仁惡不仁。則人心合于道心。而欲惡之用。正矣。欲惡膠戀著富貴貧賤。則離道心。而入人慾。欲惡之用。失矣。欲惡正。乃可以言仁。未即是

仁也。下面一節節說人求仁工夫精密處固不離不處不去路脈。亦不廢欲惡之用而求之空虛也。○不以其道道字。謂不當得而得。非道義之道。○若將道字看做大道之道。則天下但有有道之富貴。安有無道之貧賤。不以其道得之。謂我不應得而得耳。故曰其道其字指人而言。

**辨**按富貴自是好底事。貧賤自是不好底事。故人之所欲。惡是人心。先坐定看壞了。欲惡。但膠戀着富貴。貧賤而不顧義理。如何則離道心而入人欲耳。是人之所欲。惡這人字。下得本濶。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不去。是於這人情同欲同惡中能審能安。若只說做不處。若富貴以道得。貧賤以道却。又不得。是無欲無惡。則設落彼家船也。○不以其道道字。即是道理。道字。晚村謂安有。不道之貧賤。但我不應得而得耳。夫不指定道理說。如何是我。不應得者。況朱子明云。不當富貴而得富貴。害義理。故不處。不當貧賤而得貧賤。則自

家義理已無愧。居之何害。或問貧賤如何是不當得。曰。小人放僻邪侈。自當得貧賤。君子履仁行義。宜不當得。貧賤。觀此。則晚村之說。分明落空矣。黃勉齋謂為水火盜賊。註誤。陷于刑戮。以致貧賤。其說却又迂拙之甚。難道君子生來斷是富貴。必待水火盜賊。註誤。刑戮而後貧賤耶。○審字只是審其道理。如何豈肯輕處。要即緊貼不處說。大全王氏謂安只一路。審有兩端。則是非道富貴之來。猶豫不能斷決矣。已將審字看差了。

禎按道只是理之當然耳。仁是人之所以為心。混以道字。即當仁字。亦不得。試看。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句。則知君子不但認道字也。正為不以其道得之。是公共之理。如此。不處。不去之心。總是以其道得之。去貧賤之道。晚村以其字指人。亦穿鑿。○安仁利仁。內已包有下存養細密工夫。此不處。不去。只大段取舍分明。葉氏不苟處。則可以長處樂。不苟去。則可以久處約。亦未細。



#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言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

**語類** 君子去仁之去，只音去聲。如孟子去齊之去，我

**精義** 范曰：君子為善，不虧乎名也。然而有其實則其

**同** 大全雙峰饒氏曰：君子去仁，則實亡矣。故曰：君子去仁，則

反。○慶源輔氏曰：貪子與君子，皆處貧賤不苟去。即仁也。即

所以為君子者也。故繼之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此

則為仁之功益密矣。至於無終食之間違仁，以下

**辨** 按：學會問仁，不單在取舍。上見如何接口，便說去

仁。曰：只有審富貴安貧賤而仁，猶未細密。審富貴而

富貴厭貧賤而猶可以言仁者，故直承之曰：君子去

仁。○惡乎成名，這名字不是名譽之名。言筭不得若

子蓋取舍界限，正是君子小人分路處。能審富貴而

安貧賤，則工夫雖未到細密處，然已大段是君子了。

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脚跟未穩。大段尚是

是小人。更說甚細密工夫，故曰：惡乎成名。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

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

舍之間而已也。○言君子為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

夫子身同條梓

論語

卷四里仁

三

近善堂

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

**語類** 不處不去。若是資質好底，所見稍明，便於這裏也。能見得只是未必到無終食不違底意思，不處不去，乃是立脚處好了。細密工夫，方下得若上面無立脚處了。下面工夫無緣可見。聖人之意不獨是教人於富貴貧賤處做工夫，須是到終食不違。顛沛造次，都用工夫方可。○聖人這處恰似說得疎，學問工夫儘多。聖人這處，上做工夫，不是處富貴貧賤時，節又如此。○貴貧賤上做工夫，不是處富貴貧賤時，大界限。○看聖人說得來似疎，下面便說到細密處。須是先說箇處，後面方到細處。若不是就處處用工，便要恁地細密也。不得須知節節有工夫，到了一重，又說到那造次顛沛之際。如孟子說義重於生處，却又說急處有打得過時。如閑居時却有照管不到處，或失之。○問注云：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取舍之分益明。如何曰：此言內外大小皆當理會。外若不謹細行，則內何以爲？田地根本，內雖有田地根本，而外行不謹，則亦爲之搖奪。如世間固有小廉曲謹，而臨大節無可取者，亦有外面界辨分明，而內守不固者。○敬之云：此章說此三句，可謂緊切。雖然只說存養，未說仁處。要是教人自體認看，先生笑曰：公文如此所見，這裏未是極處。更要言外說道理，如何得聖人這處？正是說築底處。正是好着力處。却如此輕說過了。衆人是這箇心，聖人也只是這個心。存得心在這裏，道理便在這裏。從古聖賢只是要理會這個物事，保養得這個在那事，不從這裏做出。○富貴貧賤，不處不去。此一節且說箇處底方是箇君子皮殼裏面，更多有事在。然先會做這事，方始能不去其仁。既把得定，然後存養之功自此漸漸加密。如孟子言善利之間，須從間字上看。但孟子之言勇決，孔子之言詳緩，學者須就這上着力。今學者都不濟事，才畧畧有些利害，便一齊放倒了。某常向朋友說，須是就這上立得脚在，方是離得泥水若不

之。功密則取舍之分益明。如何曰：此言內外大小皆當理會。外若不謹細行，則內何以爲？田地根本，內雖有田地根本，而外行不謹，則亦爲之搖奪。如世間固有小廉曲謹，而臨大節無可取者，亦有外面界辨分明，而內守不固者。○敬之云：此章說此三句，可謂緊切。雖然只說存養，未說仁處。要是教人自體認看，先生笑曰：公文如此所見，這裏未是極處。更要言外說道理，如何得聖人這處？正是說築底處。正是好着力處。却如此輕說過了。衆人是這箇心，聖人也只是這個心。存得心在這裏，道理便在這裏。從古聖賢只是要理會這個物事，保養得這個在那事，不從這裏做出。○富貴貧賤，不處不去。此一節且說箇處底方是箇君子皮殼裏面，更多有事在。然先會做這事，方始能不去其仁。既把得定，然後存養之功自此漸漸加密。如孟子言善利之間，須從間字上看。但孟子之言勇決，孔子之言詳緩，學者須就這上着力。今學者都不濟事，才畧畧有些利害，便一齊放倒了。某常向朋友說，須是就這上立得脚在，方是離得泥水若不

如此則是在泥裏行才要出又墮在泥裏去縱說得

道理也沒安頓處

**附**大朱子曰杜預謂草次之期言草草不成禮也

便是此意左傳過信為次亦是苟且不為久計之意

苟且是時暫處非如大賓大祭之時顛沛如曾子易

簣之時○無終食違仁是無時而不仁造次顛沛必

於是無處而不仁

**精義**伊川曰純亦不已天德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

於是三月不違仁之氣象也又其次則日月至焉

**同**蔡虛齋曰集註以此為存養之功按存養二字元

出孟子存其心養其性實無動靜後人因中庸章句

次言存養省察之要一句遂專以為是靜工夫不知

道不可須臾離一節亦自無所不該故曰無物不存

無時不然云云也如此章之言造次顛沛豈專是靜

時事耶動意更多也則有養亦將以為存養於末應

事之先乎是可思也省察要亦是存養中一端但係

最要緊處故特提出以警學者便與存養為對耳○

此章不可泥存養對取舍而分為兩端言之存養更

密於取舍耳蓋由大段分明處說到至微至細處故

註曰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

之際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此本章之大意也

呂晚村曰註分首節為取舍而下兩節為存養則工

夫原是一片却自有淺深粗細之分人將首節看做

境下兩節看做心於是強分內外不知富貴貧賤雖

外而不處不去即內無違必於是固內而造次顛沛

亦外心境固不可分說也不處不去只定得箇門路

札得脚根在下面工夫一步精一步一節難一節人

於下二節仍粘著富貴貧賤若止完得不處不去便

是仁則反重首節而輕下面矣○無違是反托語總

欲形容存養之密反借疎處托出說到違字已是仁

多不仁少至終食無違則無幾微之去仁矣○終食

之間猶中庸所謂須臾極言其無間斷非謂于此著

工夫也○此極言存仁功夫之密說箇密尚不足以

見之從其罅隙推求乃見其密之無間如此此是反

面話法若謂君子專於終食造次顛沛上用工夫便

不是或謂此處最重於此過得方算得手都將終食

造次顛沛等字看煞了也。○終食無違正是全體工夫。夫初入頭人于取舍立得脚住纔好講此節進步是本章之次第也。若此一節工夫完密則投之以千變萬化之取舍而無不自得斯其為不處不去者矣。精矣。是總註圓義也。看此章書者都謂不處不去地位甚難終身守此便是不去仁。若然則原憲于不處不去可謂終身以之。又且克伐怨欲不行焉。而夫子終未肯許其仁。何也要之胸中。原奈何不下這富貴貧賤四字看得這地位極難立不處不去之下。而欲窺測不處不去以上之事。又安從乎。○有將富貴貧賤看做重大而以終食違仁作小者。看極悖謬。孟子以讓千乘謂以其小者信大者。正指此也。○

**吳**西山真氏曰。此章當作三節看。處富貴貧賤而不苟此一節。猶是麤底工夫。至於終食不違。又是一節。乃有養細密工夫。然猶是平居暇日事。可勉而至於造次急遽之時。患難傾覆之際。若非平時存養已熟至此鮮不失其本心。若能至此。猶必於是仁。乃至細密工夫。夫其去安仁地位也不遠矣。然若無麤底根基

豈有遠能造於細密者。故必以審富貴安貧賤為本。然後能進於此。乃用功之序也。○慶源輔氏曰。取舍之分在外。審富貴安貧賤是也。而實有助於內。存養之功在內。所謂無終食造次顛沛之違是也。而實有益於外。故取舍愈分明。則存養愈精密。而無違缺之處。存養密則取舍愈分明。而無疑似之差。○

**辨**按義利取舍關頭。所以能打破者。亦自有工夫在。但此際工夫粗真見得一箇是義一箇是利。便可能於此時遽求其頃刻不違。不可得也。必到得無終食之間。違仁且極之造次顛沛之皆仁。纔算得存養之密。今人多不分精粗。吾恐能不處去。非道之富貴貧賤者。未便能終食無違。而終食無違者。又不但取舍之明已也。朱子所謂節節有工夫。剝一重又一重。○看去仁去字。便大段是與仁離了。若違仁違字。自下得。纔密凡一念之萌。一私之動。稍有出入。存亡則與仁隱然違矣。○首節與末節亦不分。心境固不可分說。其論自精。而終食造次顛沛亦外。心境固不可分說。其論自精。

而輔氏之論粗矣。○若云終食之間不違仁則難該。到終食之外矣。茲却說無終食之間違仁。是從前後分際看到須臾不離處也。又說造次顛沛只是從常處極到變處言耳。○他人不是將取舍看得大該。子存養就是將存養看。在取舍之外。不是將取舍說得太精。混入無違中語。就是將存養說得反粗。無異不。去中語也。駁去此四病。而精理出矣。○也不是取舍。分明了。然後用存養。蓋貧富貴賤關頭。固是學者站立脚跟處。然此節不過分箇大界限。與人看。所以朱子云。不是處富貴貧賤時節。難道開過了日子。不成。今人動云。人生外不得富貴貧賤。可知他私居獨處。靜存無為時。都不知所做何事。所存何心。凡謂存養。只在取舍上存養者。皆夢而未覺也。○先滄柱謂存。養兼動靜言。其實動用處更須着力。而呂無黨則謂。註中言存養不兼說省察。並不混入慎獨工夫去。愚。按中庸存養原該動靜而言。謂自所睹以至不睹。自。所聞以至不聞。無不戒懼慎獨。特抽出言之耳。此處。既明說造次顛沛則已。非不睹不聞之時矣。戒懼慎。

獨總是須臾不離中事。集註正以存養該得省察。故云。然若不能省察。則工夫亦不能純熟矣。豈有缺畧。半邊工夫。而可以為仁者乎。滄柱謂着力在動用處。則又不不然。蓋造次顛沛。雖屬動而必於是。內自兼存。省。○總註言君子為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故蒙引謂。無時無處通指取舍存養在內。而語類以終食句為。無時不用力。以造次二句為無處不用力。似覺未合。不知大槩看取舍也。用力存養也。用力。因是無時無。處而不用力。終食之時未始非處。而造次顛沛之處。亦未始非時。固可通看。然細而論之。方在取舍上着。工夫。此際大段粗。有時有處。用力尚有時有處。未。用。必到無違。必於是。終是無時無處。而不用力也。終。食。雖亦可云處。然日無終食之間。則重在時上看。以。時。該處也。造次顛沛。雖亦可云時。然急遽苟且。傾覆。流離之事。正在當前。則重在處上看。以處該時也。反。覆看。益見朱子之精。○取舍是大段工夫。無違是細。密工夫。已密一節矣。然終食無違。尚以處常言。造次。

顛沛則處變而亦無違更密似一節况急遽苟且乘我於猝而傾覆流離則又動我以險亦是進步語但造次顛沛只在無違中終食無違亦只在不徇欲惡中也再翻轉看又是何等周匝

禎按朱子謂此言內外大小皆當理會如富貴貧賤外也而不處不去則在內終食與造次顛沛外也而無違必於是則在內此內外之皆當理會也若富貴貧賤自是大終食之間自是小造次顛沛之事或亦有大有小然大處着工夫猶粗小處着工夫愈精此大小之皆當理會也○呂晚村謂以富貴貧賤做重大終食違仁作小者看為悖謬此却偏也惟富貴貧賤是人生欲惡夫界限故要先於此點定脚跟若孟子子以仲子讓齊國為小却是對亡親戚君臣上下之大倫說故為小倘對終食之頃却又是大○若大槩分節次界劃則首節是取令就粗處說末節是存養就精處說再細分之則一箇存養中無終食之間是言日用尋常已密於不處不去造次是當急遽時易於苟且顛沛則流離患難較造次為尤難故朱子謂

一節密一節真西山平分三大節猶未細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

或問張子以好惡為一人之事則經文有二者字恐其本意或不然耳范氏亦得之而說其為仁矣與周尹氏皆自為一句而不屬之下文則恐與文義有不通者此言之意蓋曰惡不仁者其所以為仁者如下

文亦云耳。語類好仁者自是那一等天資純粹底人亦其真知。仁之可好而實好之故視天下之物無以尚乎此惡。不仁者又是那一等天資耿介底人亦其真知。仁之可惡而實惡之故凡不仁之事不使毫髮加諸已。若好仁而有以尚之這便不是真好惡不仁而未免有所不當為這便不是真惡然好仁者於不仁非不惡終是好底意思多惡不仁者於仁非不好終是惡底意思重好仁非顏曾未易言惡不仁恐伯夷叔齊方始當得。好仁是康強底人平生未嘗病亦不知有痛病惡不仁是曾被病害知得病源惟恐病來侵着惡不仁終是兩件好仁却渾淪不學者未能好仁且從惡不仁上做將去庶幾堅實。好仁惡不仁只是利仁事却有此二等然亦無大優劣只是好仁者是資性渾厚底惡不仁者是資性剛毅底好仁者惻隱之心較多惡不仁者羞惡之心較多聖人之意謂我未見好仁惡不仁者又從而自解之曰我意所謂好仁者須是無以尚之所謂惡不仁者須是不使不

仁者加乎其身是好之篤惡之切如此等人不是說那畧畧恁地好仁惡不仁底又曰伯夷是惡不仁底柳下惠是好仁底也無大故優劣又曰顏子明道是好仁孟子伊川是惡不仁康節近於好仁橫渠是惡不仁。好仁者無以尚之言好之深而莫有能變易之者惡不仁者不使加乎其身言惡之篤而不使不仁之事加於已此與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皆是自已上事非是專言好人之仁惡他人之不仁也。既是好仁便知其專言好人之仁惡他人之不仁也。財好色物皆有好便無以加此若說我好仁又却好天下之物皆無以過之亦不曾好仁若果是好仁便須所好者。問集注云是成德之事如何曰固是便是利仁之事問這箇地位便是在安仁之次而利仁之熟也。到這裏是熟又未說到安仁安仁又別。問好仁者如顏子惡不仁者似孟子否曰好仁者與惡不仁者本無優劣只是他兩箇資質如此好仁底人是箇溫柔寬厚底資質只見得好仁處好不甚嫌那不仁底他只見得好仁路上熟惡不仁者便是箇剛

勁峭直底資質。心裏真箇是惡。那惡不及那惡。不仁底事。好仁底。較強些子。然好仁而未至。却不及那惡。不仁之功。底。蓋惡不仁底。真是壁立于仞。滴水滴凍。做得事成。○問惡不仁如何。曰。只謂惡不仁。本不是仁。只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上。便是仁了。○同。大全。蔡氏曰。論資質則惡不仁者。不如好仁者之。渾然論工夫。則好仁者。不如惡不仁者之。有力要之。皆成德之事。○林次崖曰。好仁者。非不惡不仁也。然。所好在那仁上。祇見夫仁之可好。而欣慕愛樂之。無已終。日在那仁上。未見夫不仁之可好。而欣慕愛樂之。無已終。身而可惡者。故不說其惡不仁。○惡不仁。則所好在。仁也。然仁却未能就為我得。而不仁顧往往乘間抵。隙為我害。故特惡之。深惡痛絕。而欲必去。故不說其。好仁。○呂晚村曰。必求到無以尚。不使加。方用得。好。惡之力盡。即大學傳云。決去而求。必得以自快足也。所謂成德。亦是指用力之盡。不是稱他自然如此。與。下節用力分別也。故曰。成德之事。事字正指無以尚。不使加。是實用力工夫。看朱子於誠意傳註云。知為

善去惡。則當實用其力。可知用力。只在好惡。惡惡。真。好。好色。只是用力之盡。故此節無以尚。不使加。即是。下節用力。所分者在盡不盡耳。○聖人望人。只在用。力處。用力只是好惡。首節未見。正為無人如此。用力。得盡兩者字。是成其好惡之德。之人。故註下成德字。人多誤認成德為生安。與下二節強分天人。安勉。失。之遠矣。○此好惡字。粘定在仁不仁上。折開單講。不。得原。是說為仁不是論好惡也。且此好惡。亦只在資。稟德性上。分春不是說一人用情發意也。○陸稼書。曰。此二等人。注云。是成德之事。蓋不良定。是由天資。亦不限定。是由學力。總之。這樣人。其性情雖不同。多。是無以尚。曰。惡。則必是不使加。皆必自慊。而不自欺。皆存一。段。至明。的識。見至健。的力。量。方。溼。是。真。好。方。繼。是。真。惡。這。樣。人。最。是。難。得。○雙峰。饒。氏。曰。好。仁。者。於。好。上。重。惡。不。仁。者。未。便。是。仁。因。其。惡。不。仁。也。而。後。能。為。仁。故。曰。其。為。仁。矣。其。是。將。然。之。辭。既。惡。不。仁。則。亦。將。為。仁。矣。是。何。也。以。其。惡。



之深不使不仁之事加於其身故也。○好仁者惡不仁者，既硬下兩者字，已是劈分兩種人。混看不得，既是劈分兩種人，却又並說在這裏。故亦無大段優劣，所以皆成德之事。○好仁者惡不仁者，譬如行路者，路徑雖兩樣，及到地頭，則亦爭不多。好仁者是天資寬厚溫和人，從寬厚溫和人，手做將去，勉勉循好之，不倦也不甚嫌。那不仁者，只低頭於此處，做工夫，那不仁自遠去了。惡不仁者，是天資剛毅奮發底人，從剛毅奮發上去，惡不仁者，避惡如仇，其鋒不可犯，只見他惟不仁是惡，然到些毫了，論起手用功，好仁者較易，如惡不仁者，直是精強到成就處，好仁者較渾淪，惡不仁者，直是峻絕。○尚用功，何也？曰：說一箇無以尚之，雖是好之，篤然仁地位，說一箇不使不仁加乎其身，雖是惡之，切然不使二字，煞甚着力。如人防賊，出似少覺疎虞，便

恐賊攻破若自家身子，純是仁，何消如此嚴厲？故知以不仁為害也。只是以仁為利也，惟其尚在此用功未渾然是仁，故止曰好仁者惡不仁者，而未敢遽曰仁者。但好仁者，表裏內外，都是一箇無以尚更無一事來，挽回物來，夾雜這好，豈不是成就一箇好仁者之德？惡不仁者，表裏內外，都是一箇不使加更無一事來，挽回這惡，豈不是成就一箇惡不仁者之德？故既下箇好仁者，惡不仁者，則是人品已定了。雖未與仁為一，而已成德之事也。○問：註真知仁之可好，真知不仁之可惡，是暗藏知者在內，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故其所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是說他利仁否？曰：是如此。若非於仁不仁上見得分明，安肯實落下手？但真知仁之可好，不仁之可惡，是致知條下事，無以尚之，便是如好好色，不使加身，便是如惡惡臭，乃誠意條事，註下兩故字，以知至而後意誠也。○其為仁矣，饒雙峰謂其是將然之詞，既惡其所為已在於仁矣，饒雙峰謂其是將然之詞，既惡不仁則亦將為仁矣，意思甚差。如此不但下句接不

去則為仁。是一番工夫。不使加又一番工夫矣。集註明云。故其所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加於其身矣。字只作者字看。一在說下。或問已詳辨之。

頑。按無以尚之。與不使不仁加乎其身。雖只說其做工夫處。未說他資稟。然非資稟本有溫厚剛毅之不同。則但謂之利仁。而不必有好仁者惡不仁者之分矣。惟資稟本來不同。故下手候工夫。別而及其成就。亦微分矣。若到合一無分處。須是到安仁地位。乃可。存疑謂不指資稟者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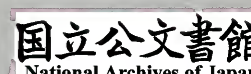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為仁在已。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

至之亦易也。

**或問** 注蘇氏曰。仁之可好。甚於美色。不仁之可惡。甚於惡臭。而人終不知所趨避者。物欲蔽塞之也。解其蔽。達其塞。不用力可乎。故又曰。自勝者強。又曰。克己復禮為仁。

**語類** 問好仁惡不仁。雖不可得。果能一旦奮然用力。不患力之不足。曰。須是立志為先。這氣便隨他敬義夾持。上達天德。問一日用其力。將志氣合說如何。曰。那力說氣較多。志亦在上面。志之所至。氣必至焉。這志如大將一般。指揮一出。三軍皆隨。只怕志不立。若能立志。氣自由我使。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克也。人出來。恁地萎衰。恁地柔弱。亦只是這志不立。志立自是奮發。敢為。這氣便生。志在這裏。氣便在這裏。志與氣自是相隨。若真箇要求仁。豈患力不足。○問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曰。此心散漫放肆。打一盤動時。便在這裏。能使得多少力。雖云用力。却不大故用力。



陸稼書曰：用力如何，一要立得志，定胸中分別天理人欲，不使絲毫糊塗；一要養得氣盛，身上實能存理，遏欲不使絲毫夾雜。這二件工夫，志尤要緊。故注云：志之所至，氣亦至焉。

**辨**：按成德之事，只是用力到足處。但人肯用力，有能一日用力，便未見力不足者；以其方用力之始，而言則是終知用力未便，幾於成德。若肯用到無不足時，便是成德之事。故註云：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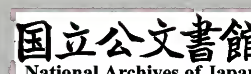
○學曾問朱子：謂用力說氣較多，志亦在上而何也？曰：用力是氣能用力，便是志帥這氣。故曰：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我未見力不足者，呂無黨謂：只當得必無兩字，反言以決其力之必足耳。此說甚好，是正向來平排三本見之謬，亦不占末節地步。蓋只放虛誕見有能用力，斷無不足者。方好按下。蓋有一轉若作夫子未見力不足之人，則是夫子必定已見過用力之人，下文何又說用力而不足者亦未之見也。不但末節為蛇足，並自家作反語矣。

補按：朱子謂打一簣動時，便在這裏，能使得多少力。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雖云用力，却不故用力。此見終提，斷警覺仁，便在此。即欲仁，斯至之。意如此，則斷無力不足矣。下文却又說：蓋有之者，只是昏昧不明，自然氣弱耳。可知首節註兩提真知，然是要緊。○朱註志之所至，氣必至焉。以志為氣帥者，是從有能。一曰四字上見得也。稼書以分別天理人欲為立志，猶未當。至謂要養得氣盛，亦多養字一層。孟子養氣在於集義，與此又有別。

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為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



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息之也。

**語類**亦有一般曾用力而力或不足之人。可見昏弱之甚。如這般人也。直是少。○有這般人其初用力非不切至。到中間自是欲進不能。夫子所謂力不足者中道而廢。正說此等人。某舊只說得有一能一日用其力一句後。知其未穩。大段費思量。似蟻鑽珠模樣。鑽來鑽去。語脉却是如此。方見得兩箇未見字不相礙。○敬之問這章。聖人前面說箇向上底。中間說箇能用力而無不足底。又說到有用力而力不足底。有許多次第。所以深警學者。不曰也。不是深警學者。但言成德之事。已不可見。而用力於仁者亦無之。**同**大全慶源輔氏曰。此章三言未見。而意實相承。初言成德者之未見。次言用力者之未見。末又言用力而力不足者之未見。無非欲學者因是自警而用力於仁耳。○雲峰胡氏曰。好仁惡不仁者。利仁之事。用力於仁者。勉行之事。皆未之見。可歎也。用力而未至者。亦未之見。益可歎也。然不必謂世無其人。但謂我未見其人。猶有不絕望之意焉。其勉人也切。而待人也厚。可於此觀聖人之心矣。○蔡虛齋曰。用力於仁。只是擴天理。遏人欲而已。擴天理之至。則至於無以尚之域矣。遏人欲之至。則至於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之域矣。雖然亦不可便道。決無力不足者。蓋或有之矣。但我實全未之見。看來只是人不肯用力而已耳。自有能一日用其力至此。總是一意。所謂反覆歎息也。此章三節前一節輕。後二節重。夫子之意在後二節前一節。特以發起下兩節之意耳。○初言仁者之難得。後只言由人。不肯用力耳。反覆歎息大意不過如此。

**辨**按末句未見。斷作世無用力之人。我何從見用力而不足之人。較中間更進一層。集註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故字亦字是從上節生來。更放活一步。時解謂不過繳足中節者亦謬。○學會問力不足只是弱。註兼昏弱之甚。何也。曰。分言

之昏對明說弱對強說自是兩種合言之弱只由於  
 昏若見得明便不弱了即首節好惡之誠由於真知  
 之意○問本文說我未之見註却下但我偶未之見  
 是如何曰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這是很難得底  
 人難道世上竟無此種不成但世上昏弱者多用力  
 者鮮既莫肯用力則亦未見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  
 矣故曰偶未之見○問上節註云仁雖難能而至之  
 亦易下節註云蓋不敢終以為易而又嘆人之莫肯  
 用力於仁是如何曰至之亦易也只從能用力上決  
 出來志足帥氣則雖難能者而亦易不敢終以為易  
 也只從欲進不能上見出來氣不從志剛雖可能者  
 而亦難天下畢竟志不帥氣者多氣不從志者少故  
 註曰疑亦容或有此○玩總註學者苟能用其力則  
 亦無不可至之理可見首節成德只是用力已至者  
 耳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之見亦只是歎人不肯  
 用力始終反覆只是望人用力於仁○首節不過見  
 我所欲見者是如此之人初非力不可至之事一日  
 用力則力無不足而我之思慰矣或有不足必其用

之而後見而今並無用力之人何從見來又如此概  
 嘆一番見人何故不用力也可見自首至尾未見雖  
 下了三箇其實想見只得一箇語氣展轉却一氣粘  
 連○章內當以理字貼好惡之仁不仁以人字貼五  
 箇者字以事字貼無以尚不使加與一日用力之足  
 不足天下原有好仁惡不仁之理而竟未見好仁惡  
 不仁之人其所以未見好仁惡不仁之人由於無實  
 用力於無尚不使加之事而且有用於不足之事夫  
 既有好仁惡不仁之理則自當有用於不足之事未  
 加之事而天下之人竟皆諉于不足此夫子所以未  
 見其人而深慨也乃呂晚村一說以首節為理常見  
 人未見次節為事未見三節為人未見矣分不切不  
 如後來說好  
 讀按註云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又曰此夫子所  
 以反覆而嘆息之其所以反覆嘆息不已者以其望  
 之之切也若說深警學者於聖人未見神情反寬緩  
 了○陸稼書有云肯上這條路就是好底了故併用  
 力而力不足者亦思之愚謂聖人不是併用力而力

言言

三

藏板

不足底也。思他蓋用力而力不足。必是於既嘗用力。上見今亦未見此等人。則世間真無用力者矣。文氣雖一折心。思却無兩條也。○首節亦是用力的盡。至於成德亦非因其未見而又思次一等也。總注在能用力上。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以親故受汗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

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語類** 此是就人有過失處觀之。謂如一人有過失或做錯了事便觀其是過於厚是過於薄過於厚底雖是不是然可知恕亦是仁者之類過於薄底便不得便是不仁了。知仁只是知其仁與不仁而已。○非是專要在過上看人蓋就過上亦可以知仁。○仁只是就仁愛上說故程先生尹先生皆只將厚薄愛忍字說便見只是慈愛底仁又曰先儒說得仁來大了學者只管逐句愛說深不知此仁字說較淺不是仁者安仁之仁如有好底人無私意而過只是理會事錯了便也見得仁在不好底人有私意便無過也不故保他有仁如禮記謂仁者之過易辭仁者之過只是理會事錯了無甚蹊蹺故易說不仁之過是有私意故難說此亦是觀過知仁意。○聖人之言寬舒無所偏失如云觀過斯知仁猶曰觀人之過足知夫仁之所存也若於此而欲求仁之體則失聖人本意矣。禮記與人同過之言說得太巧失於迫切。○所謂君子過

夫子是司條序

論語

卷四里仁

三

近德堂

於厚與愛者。雖然是過。然亦是從那仁中來。血脈未  
 至斷絕。若小人之過。於薄與忍。則與仁之血脈已是  
 斷絕。其謂之仁可乎。又曰。厚與愛。畢竟是仁上發來。  
 其苗脈可見。○此段也只是論仁。若論義。則當云。君  
 子過於公。小人過於私。君子過於廉。小人過於貪。君  
 子過於嚴。小人過於縱。觀過斯知義矣。方得這般想  
 是因人而發。專指仁愛而言也。  
 慶源輔氏曰。人情於人之過失。多不致察。故夫子  
 發此歎耳。○潛室陳氏曰。過於厚處。即其仁可知。過  
 於薄處。即其不仁可知。觀其人之過。可以知其仁不  
 仁矣。○中舍不仁字。○蔡虛齋曰。此四句。皆兼君子小  
 人言。而意皆重在君子。蓋緣當時人議論太刻。君子  
 但有有用意。過當處。人便薄了他。而不原其心之所在。  
 故夫子發此。○過以事言。仁以心言。如過於厚。過於  
 愛處。雖是過當。然即其厚與愛處。猶可見其仁。小人  
 反是。○於君子之過。厚過愛處。着便可見。苟志於仁  
 矣。無惡也。於小人之過。薄過忍處。着便可見。未有小  
 人而仁者也。○仁字兼仁不仁。尹比圈內註也。況外

註又云。人雖有過。猶可節此而知其厚薄。厚薄二字。  
 兼仁不仁也。又云。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  
 也。賢否二字。又兼仁不仁也。○詳集註。人雖有過字。  
 便可見此章意。重在君子。然不可于下句獨指君子  
 一邊言。○呂晚村曰。此章之旨。不是深求。正在淺看。  
 謂即人之過失。顯然處。皆可以見其心之仁不仁。君  
 子定失之厚。小人定失之薄耳。人不明此旨。添出許  
 多畧迹。原心閑話。而于不仁一邊。定要含糊不說出。  
 徒見其謬迷也。○觀過句。原兼仁不仁說。單為洗刷  
 君子者。非旨也。或曰。如註言。則仁字下。須增出不仁  
 二字。似傷語氣。曰。如公言。則亦須於觀字下。增出君  
 子之三字。獨不為傷語氣乎。○陸稼書曰。這一章言  
 不可以過棄人。所以開人自新之路也。蓋人不能無  
 過。如迫於時勢。不得已而冒天下之不韙。若湯武之  
 放伐伊尹。之廢立周公。之為管叔受過。孔子之為昭  
 公受過。不知者。或指為過。然是皆出於無可如何。便  
 是理之當然。算不得過。這固不必論了。所謂過者。是  
 實於理上有差。或一時見不到。或一時不及檢。揆之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

**或問**。朝聞夕死。得無近於釋氏之說乎。曰。吾之所謂道者。固非彼之所謂道矣。且聖人之意。又特至於聞道之重。而非若彼之恃此以死也。曰。何也。曰。吾之所謂道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當然之實理也。彼清淨寂滅者。則以此為幻為妄。而絕滅之。以求其所謂

而不可以不聞者。故朝聞之。而夕死。亦可以無憾。若彼之所謂清淨寂滅者。則初無所效於人生之計。用其急於聞之者。特懼夫死之將至。而欲倚是以敵之耳。是以為吾之說者。行法俟命。而不求知死為彼之說者。坐亡立脫。變見萬端。而卒無補於世教之萬一也。故程子於此。專以為實見理義。重於生。與夫知所以為人者。為說其旨亦深切矣。

**語**。又曰。道只是事物當然之理。只是知得多。有箇透徹處。又曰。道只是事物當然之理。只是知得多。有箇透徹易曉。於細微曲折。人須自辦認取。若見得道理分曉。生固好。死亦不妨。不然。生也不濟事。死也枉死。又云。所謂聞者。通凡聖而言。不專謂聖賢。然大率是為未聞道者。設且如昨日不曾聞。今日聞之。便是。程子所謂人知而信者。為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知後須要得得後。方信得篤。夕死可矣。只是說便死也不妨。非謂必死也。○問。所謂道者。果何處真切。至當處。又何以使人聞得。而遂死。亦無憾。曰。道誠不外乎日用常行之間。但公說未甚濟事者。第恐知之或





平日是聞道與不聞道。平日已是聞道。那時萬一有照管不到也。無奈何。問若果已聞道。到那時也不到會放過。曰。那時是正終大事。既見得自然不放過。**精義**伊川曰。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宜一日安於所不安。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簣。須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為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宜安於此。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為。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之。使為穿窬。必不肯為。其宅未必然。至若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卻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得。又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昔曾傷於虎者。宅人語虎。則雖三尺童子。皆知虎之可畏。終不如曾經傷者。神色懾懼。至誠畏之。是實見得。自得之於心。是謂有得。不待勉強。學者則須勉強。古人有捐軀殞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

安于死也。故有殺身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又曰。老喜學者。尤可愛。人少壯。則自當勉強。至于老矣。志力須倦。只慮學之不能及。年數之不多。不曰朝聞道夕死可乎。學不多。年數之不足。不猶愈于終不聞乎。**同**潛室陳氏曰。此聞非謂耳聞。謂心悟也。即程門所謂一日融會貫通處。為學若不見此境界。雖皓首窮經。亦枉過一生。若已到此境界。雖死無憾。亦不虛了。一生也。○厚齋馮氏曰。人不知道。有愧于生。道罕得聞。人無不死。使誠聞道。雖死何憾。曰。可矣。非謂必至于死也。○雲峰胡氏曰。道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聞道者。此心真有得乎此理。朝聞道。味予所謂一旦豁然貫通者也。苟無平日積累之勤。必無一朝頓悟之妙。謂之人而昧其所以為人之理。與禽獸草木同生死。可乎。不可乎。縱使有長生不死之說。亦復可乎。不可乎。可矣。二字。令人惕然。有深省處。**異**胡氏曰。夫子但以夕死為可。而今兼生順言之者。為其生順而後死安也。果能有所聞。必不肯置身于





先一異同條序

論語

三

藏板

處皆是則此間字正格致功至一旦貫通也前此雖未必無行底工夫然亦未必盡行到顏子之卓爾曾子之一貫處其謂大而天地微而草木幽而鬼神顯而人事未必周知大要知得為人底道理則可者又以見格物致知之全者之難得而道惟人倫日用之常為要也故曰多與少又在人學力

○子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耻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或問**耻惡衣惡食者其為未免于求飽求安之累者乎曰此固然也然求飽與安者猶有以適乎口體之實也此則非以其不可衣且食也特以其不美于觀聽而自惡焉若謝氏所謂食前方丈則對客泰然疏

食菜羹則不能出諸其戶者蓋其識趣卑凡又在求飽與安者之下矣志于道而猶不免乎是焉則其志亦何足言哉

**語類**問志于道而耻惡衣惡食既志道如何尚如此曰固有這般半上半落底人其所謂志也是志得最力只是名為志道及外物來誘則又變遷了這箇病何也曰仁是最切身底道理志于仁人段是親切做工夫所以必無惡志于道則說得來濶凡人有志于學皆是也若志得來此而不切則未必無耻惡衣食之事

**同**華陽范氏曰志于道者重內而忘外耻惡衣惡食者未能忘外也徇其外而無得于內矣夫豈足與議哉○西山真氏曰志于道者心存于義理也耻惡衣食之惡者心存于物欲也理之與欲不能兩立故聖人以此為戒也學者必須于此分別得明白然後可以進道不然則亦徒說而已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此是不耻惡食子路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

天千具月條序

論語 卷四里仁

三

近譬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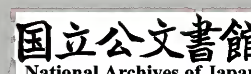
而不耻者。此是不耻惡衣。前輩有云。咬得菜根。何事不可為。是亦此意。○王氏曰。未字見聖人待人寬厚處。兩何足字。是先儒鞭迫緊切處。○新安陳氏曰。內重而見外之輕。得深而見誘之小。斯人也。與之議道。則識高明而論精微。今云學道而尚羞惡衣食。則與不學無識之俗人何異。其內不重。得不深可知矣。言此以勵為士而識趣卑陋者也。

**釋** 按朱子謂仁是最切身底道理。志于仁。是大段親切做工夫。所以必無惡志于道。則說得來潤。凡有志于學皆是也。若志得來泛而不切。則未必無耻惡衣惡食之事。觀此則彼處于字也。是粘連說此志于道。只是說志既在道耳。下而字一轉。已是把惡衣惡食與道字做了敵頭耻字。與志字一轉。已是把惡衣惡食與得耻字做了敵頭耻字。與志字一轉。已是把惡衣惡食與于識故不但日趣之道。邊趣味短。衣是趣味尚未求必註心欲求道。四字共是方欲求之耳。未實用力以求之。正如後面所與共學。未可與適道一般。○耻字在

心裏說。朱子分兩樣。謂有不能甘粗糲之食衣者。有謂也吃着得。只怕人羞笑。不如人者。但此便是識趣卑陋。故曰不足于議。今人必說到營求圖謀。趨利如鶩。底光景。聖人也不說未足于議了。○知得道中趣味。便與之議論探討。而益知所以求之。耻惡衣惡食。此心尚役于外。且等他志向專一。不再與之議。集註兩何字。卽是未字意。但聖人語不迫切。說未足。便是以門外人視之。

禎。按既名為士。便是欲求道者。故曰志于道。而耻惡衣惡食。而字一轉。便是欲求道者。故曰志于道。而耻惡矣。未足與議。便見未足為士。首句士字。重志于道字。輕。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比。從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



以主之不幾於猖狂白恣乎。此老佛之學所以自謂  
 心以任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  
 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  
 果有所倚乎。

**語類** 義是吾心所處之宜者。見事合恁地。處則隨而  
 應之。更無所執也。○義之與比。非是我去與義相親  
 義自是與比。○問義之與比。是我這裏所主者在義  
 日。自不消添語言。只是無適無莫。看義理合如何處  
 物為義。只看義理合如何處。他義當富貴便富貴  
 義當貧賤便貧賤。當生則生。當死則死。只看義理合  
 如何。○問無可無不可。皆是無所容心。但聖人是有  
 箇義。佛老是聽其自然。是恁地否。曰。聖人也不說到  
 可也不說道不可。但看義如何耳。佛老皆不睹是我  
 要道。可便是可。我要道不可便是不可。只由在我說

**得** 同 大全慶源輔氏曰。無適莫而不主於義。則猖狂妄  
 行。無適莫而義之比。則步步著實也。○雙峰饒氏曰。  
 心不可先有所主。當於事至物來。虛心觀理。惟是之  
 從而已。老主虛。佛主空。自謂無所任著。似乎無適莫  
 然。無義為之據依。故至於猖狂白恣。問吾儒異於二  
 氏者何在。曰。吾儒則見虛空中。辟塞皆是實理。故未  
 應則無思。無為。而此理已具。已應則無適莫。而惟義  
 之從。○東陽許氏曰。無適莫者。有義為之主。無可無  
 不可者。義在可則可。義在不可則不可。爾心無任者。  
 應事則可。亦可。不可。亦可也。何獨應變不同於聖人  
 其應常亦未常有同也。○蔡虛齋曰。義者事理之所  
 宜也。義果當行。則行。其行也。以義。非吾有心於行也。  
 義果不當行。則不行。其不行也。亦以義。非吾有心於  
 不行也。若有心於行。則行。其行也。亦以義。非吾有心於  
 也。此三句語。勢要相連說。言無此二者。只有一義耳。  
 無適無莫。不是任語處。若無下一句。亦不成說話。○  
 無適無莫。總言無心。無心言無私心也。惟義是從者。



從公理也。○適是偏這一邊，莫是偏那一邊。義之與此，又不是兩邊都要有。看理在何邊，理在這邊，便一向這邊去。不復顧那邊。若從兩邊取，便是子莫之執中矣。此正所謂時中者也。○事事到面前，都有合當的道理。所謂義也。而是理無不具於吾心，酌之便出。○呂晚村曰：於天下猶云凡事耳。謂之天下者，言無適不然。與子適莫之病，不專在事未至時，過去現在未來都有。○義是極有界限者。君子精義，亦正在界限上用工夫。得無意而自合。渾化而無迹，却正與聖人之旨悖矣。○義以方為體，以精為功，不可以融化。渾釋為極。自晉人清談，乃有異解，自以為高而實非也。○陸稼書曰：天下之事，不是可便是不可，皆有一定之理。若不問其理之可不可，一味要做，這叫做適。一味不肯做，這叫做莫。這適莫不是兩種人，適在此便莫在彼。如剛柔緩急，寬嚴動靜之類，主意在這一邊，便不肯在

那一邊。要走東，便不肯往西。總是個一偏之見。若理之所當然，這叫做義。義與適莫大不相同。存疑謂義是物之權衡，適莫是人之意見。最明人於平日未嘗有精義之學，辨得不真，又未嘗有集義之功，行得不熟。一旦臨事，欲立主意，不知不覺走到適莫一途去了。或牽制於利害，則適莫生。或拘囿於氣稟，則適莫生。或膠固於學術，則適莫又生。適莫於事前，則事之成者可壞。適莫於事後，則事之壞者不可復成。如王安石必欲行新法，而不肯守常，是適莫也。如漢文帝必欲用黃老，而不肯從賈生改正，則易服色亦適莫也。從古來天下被這適莫兩字壞了許多事。若夫君子則不然。君子於天下事，無有適而必為之念也。無有莫而不肯為之念也。只看義之所在，何如。而惟義是從耳。義當為則為，雖舉世非之而不顧。然非適也。義不當為則不為，亦舉世非之而不顧。然非莫也。毅然確然，認定一義，不敢絲毫走作。這比義不要看做是圓融模樣。君子雖不專守經，亦有達權通變之時。然當守經而守經，固是毅然確然。當通變而通變，亦

是毅然確然無處不有。一定之理。此是贊其有定。見  
 定力不是贊其無成心。是惡偏執者之。不台理而欲  
 以義正之。不是惡偏執之。有成心而欲以義融之。明  
 季講家謂適莫不是。是非上差錯。只為添着意思。依  
 此說。則不論理而只論心。無適莫便是義了。此正謝  
 註所謂佛老之學。自謂心無所在者也。其說甚謬。又  
 這此義工夫全在平日居敬窮理。然臨事亦不可不  
 省察。明季講家謂此是從心流出。自然合符。此是良  
 知家語頭。皆謬說也。  
 呂晚村曰。義從事物見。而其根具於心。設在天下  
 在君子。都不得事物之義。雖具于吾心。而不辨擇。則  
 不明。故古人于義上著箇精字。而智附之以見。然必  
 先虛其心。無所執滯。而後能辨擇。而至于精。此比義  
 之所以必先說無適莫也。○適莫與義正相反。適莫  
 便不是義。義便不是適莫。理固如此。然無適莫而不  
 精。於義却無是處。古人所謂無私心。易當理。辨也。  
 辨。按晚村看義字極好。說精義工夫。要先虛其心。亦  
 是。但以無適莫為先。虛其心。義與此為辨。擇而至於

精則甚。與本章無體會。矣。學者每見他談理好。不知  
 細說。既曰。君子便是。個精義之人。了。精義之先。固  
 辨。擇之功。然謂無適莫。是先虛其心。無所執滯。而後  
 能辨。擇之功。然謂無適莫。是先虛其心。無所執滯。而後  
 莫之。後方用。辨。擇之功。然謂無適莫。是先虛其心。無所執滯。而後  
 上。要添。擇字。一。精。擇之功。然謂無適莫。是先虛其心。無所執滯。而後  
 但。已也。並與。之。于。天。下。則。亦。打。成。兩。截。矣。何。也。首。句  
 既。提。君。子。之。于。天。下。則。亦。打。成。兩。截。矣。何。也。首。句  
 于。天。下。之。事。都。是。無。適。莫。而。義。之。與。此。耳。若。謂。無  
 適。莫。為。先。虛。其。心。以。擇。義。則。已。不。在。處。事。時。言。矣。不  
 然。豈。君。子。平。日。全。無。擇。義。之。功。而。惟。需。此。時。辨。之。以  
 至。于。精。乎。看。朱。子。云。無。擇。義。之。功。而。惟。需。此。時。辨。之。以  
 無。所。執。也。又。云。非。是。我。去。與。義。相。親。義。自。是。與。之。更  
 云。自。不。消。添。語。言。只。是。無。適。莫。看。義。理。合。女  
 此。則。義。是。現。成。底。事。也。是。現。成。底。事。也。是。現。成。底。事。也。  
 心。不。過。時。措。之。而。得。其。宜。耳。日。臨。事。時。豈。不。更。須。審  
 一。審。日。這。審。也。是。現。成。底。事。也。是。現。成。底。事。也。是。現。成。底。事。也。

不重審而後能比義。○若謂義在此而我去與相親，則義是一箇我，又是一箇學。會問晚村：又謂適莫與義，朱子曰：義自是與比。○學會問：晚村又謂適莫與義，而正相反。適莫便不是義，義便不是適莫。然無適莫而此不精于義，却無是處。古人所謂無私易，當理難也。此說將無適莫，即是義與無適莫之見，則適莫亦義。種種謬解，俱可刪去矣。其說似精，曰：看適莫義字，都好。但無私易，當理難之說，看得道理也是差。恐于謝氏說，尚末透得于佛老失處也。未透得，何也？謝氏無可無道字，佛老之猖狂自恣，不幾于猖狂自恣乎？要看這箇道字，佛老之猖狂自恣，不能應變，故知無可無不可。而一味無所可無，不可如何。以賊德也，故義剛問無可無不可，而一味無所可無，不可如何。以放恣也，故義剛問無可無不可，而一味無所可無，不可如何。人是有箇義，佛老是聽其自便，自然恣地。否？朱子曰：聖人也不說道可，也不說道不可，便道不可，便要道不可。皆不睹是我，要道可，便道不可，便要道不可。

只由在我說得如晚村說，止到義剛見處，謝氏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向乎？仍是做一層說了，未嘗劃開兩截于今，要把無適莫作無私義與比，作當理也。不得無適莫，而義之與比，都在應事時說。君子應事時，只是用一箇莫，而義之與比，嘗以無適莫為躡義之與比，為用，即如其說，躡如何說，易用如何反說，難亦只是無私自能當理，以躡包用始得。○一連三句，都粘在事上說，無適莫，不是我心無必不為此事之心也。義之與比，亦不是有一箇是一箇，非在面前。我釋其是者，而從之，乃有一事便有一箇，恰好當然之理，我便是從之也。三箇也字，一氣注下，恁般現成，不作方用功論之也。三箇也字，一氣禎按，若不指臨事則專立底，是甚麼不肯底，又是甚麼。故時解看無適莫，為先無私心，臨事終義之與比者，自認之于天下，句已先貫在首，無適莫而義之與比，與無適莫對看，其理方細。適莫是意見之偏，義是與無適莫對看，其理方細。適莫是意見之偏，義是與無適莫對看，其理方細。適莫是意見之偏，義是與無適莫對看，其理方細。

事理之當。此易見也。無適莫若離了。義則所謂無適莫者。正要聽我揮霍耳。無適莫。盡成私意。此謝氏所以必用一折說也。異端無適莫而不能比義。自是兩層。君子無適莫而惟義與此。自是一層。須要分曉。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矣。○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為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為小人。

**或問**懷德之君子。不待懷刑而自安于善。懷土之小人。特欲全其所保。而未必有逐利貪得之心。其為善

惡亦各有淺深矣。

**語**懷刑。言思刑法而必不犯之。如懼法之云爾。又曰。如禮記所謂畏法。人。又如肅政教之類。皆是。或謂如問國之大禁。而後敢入。是否。曰。不必如此說。只此懷刑一句。亦可為善。如違條礙貫底事。不做亦大段好了。○問所貴乎君子者。正以其無所待於外而自修也。刑者先王所以防小人。君子何必以是為心哉。先生默然良久。曰。無慕於外而自為善。無畏於外而自不為非。此聖人之事也。若自聖人以降。亦豈不假於外。以自修。所以能見不善。如探湯。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皆為其知有所畏也。某因思集注言君子小人趨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只是小人之事。莫非利己之事。私也。君子所懷在德。則不失其善。至於刑則初不以先王治人之具。而有所憎疾也。亦可借而事修省耳。只是箇公心。○問懷刑。曰。只是君子心常存法。大抵君子便思量苦底。小人便思量甜底。○如漢舉孝廉。必曰順鄉里。肅政教。肅政教之云。是亦懷刑之意也。某因思得此。所謂君子者。非所謂成德

之。人。也。若。成。德。之。人。則。誠。不。待。於。懷。刑。也。但。言。如。此。則。可。以。為。君。子。如。此。則。為。小。人。○。有。一。說。懷。刑。作。恤。刑。懷。德。作。施。德。要。之。不。如。好。善。而。惡。不。仁。者。是。他。章。多。指。其。所。為。者。言。此。章。則。指。其。所。思。者。言。所。為。者。行。事。之。著。所。思。者。心。術。之。微。也。○。新。安。陳。氏。曰。懷。德。者。安。於。善。懷。刑。者。畏。法。而。不。敢。為。不。善。懷。土。者。自。戀。其。所。有。懷。惠。者。貪。得。人。之。所。有。○。東。陽。許。氏。曰。德。者。人。得。於。天。之。善。理。即。大。學。所。謂。明。德。君。子。常。切。思。懷。念。不。怠。欲。至。於。至。善。之。地。小。人。不。知。有。此。徇。其。欲。心。惟。思。自。逸。不。能。遷。善。以。成。德。君。子。常。念。刑。法。之。可。畏。而。自。守。其。身。不。至。於。犯。之。小。人。但。思。惠。利。之。所。在。不。能。擇。義。惟。務。苟。得。雖。有。刑。法。在。前。亦。不。顧。○。蔡。虛。齋。曰。此。與。君。子。喻。於。義。相。似。德。字。與。據。於。德。之。德。字。不。同。與。天。下。之。達。德。德。字。同。言。人。所。向。德。之。理。也。仁。義。禮。智。得。於。天。之。所。付。者。是。也。此。君。子。小。人。又。畧。各。有。差。等。懷。德。無。所。畏。而。不。敢。為。惡。也。懷。刑。則。出。於。育。所。畏。矣。懷。土。已。得。所。安。而。不。能。遷。動。者。也。懷。惠。未。

得。而。經。營。必。得。之。者。○。陸。稼。書。曰。懷。德。不。是。空。空。想。這。個。德。便。思。如。何。樣。講。求。此。德。如。何。樣。涵。養。此。德。此。德。最。易。雜。於。氣。質。如。何。可。以。變。化。氣。質。此。德。最。易。蔽。於。物。欲。如。何。可。以。克。去。物。欲。懷。刑。不。是。空。空。怕。這。刑。便。思。刑。多。由。言。之。不。慎。當。如。何。樣。慎。言。刑。多。由。行。之。不。謹。當。如。何。樣。謹。行。刑。非。可。以。苟。免。當。如。何。守。正。刑。不。可。不。見。幾。當。如。何。觀。變。這。四。種。人。懷。德。之。君。子。高。於。懷。刑。之。君。子。懷。惠。之。小。人。又。不。如。懷。土。之。小。人。固。自。有。深。淺。然。天。下。只。有。義。利。兩。途。既。在。這。一。條。路。上。走。了。自。然。由。淺。入。深。所。謂。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其。終。亦。歸。於。一。而。已。這。四。箇。懷。字。與。喻。義。喻。利。喻。字。要。分。別。晚。村。謂。喻。是。知。邊。事。懷。是。意。邊。事。愚。謂。懷。有。在。喻。前。者。有。在。喻。後。者。喻。前。之。懷。象。山。所。謂。所。喻。由。於。所。習。所。習。由。於。所。志。也。喻。後。之。懷。程。子。所。謂。惟。其。深。喻。是。以。篤。好。也。○。蔡。虛。齋。曰。懷。德。者。無。所。為。而。為。善。也。懷。刑。者。有。所。為。而。不。敢。為。惡。也。懷。土。者。戀。已。之。有。也。懷。惠。者。利。人。之。有。也。○。呂。晚。村。曰。懷。字。與。喻。字。不。同。喻。是。知。條。下。



以為君子非成德之君子也。作初念為君子小人。小人說故集註下趣向二字。君子是趣向公底。小人所以趣向私底。趣向一別。君子所以成其為君子。小人所以成其為小人。若喻義章自是做成了。君子小人喻字解做深喻篤好。朱子謂于纖微曲折處無不到也。行字意已包在內。晚村謂喻是知條下事。懷是意條下事。妄分不合。亦是將此君子小人當已成看。故錯耳。稼書謂懷有在喻前。有在喻後。極細而本文却重在喻前。故註專指趣向以貫徹到喻後者。亦此趣向之為也。

也。按稼書謂既在這一條路上走。自然由淺入深。不過分兩種。君子小人極是。但看懷土不必說到十分。係戀懷惠不必說到十分。狼籍此却咬不斷了。只一箇懷底念頭。自不顧道義名節。惟身家爵祿之綵綵矣。自不顧正誼明道。惟計功謀利之孳孳矣。終咬不斷。便自差了脚。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孔氏曰：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

語類：放於利而行多怨，只是要便宜底人。凡事只認自家有便宜處做，便不恤他人，所以多怨。○放于義而行，只據道理做去，亦安能盡無怨于人。但識道理者，須道是雖有怨者，如何恤得他。若放于利，則悖理。徇私其取怨之多必矣。○或說放于利而行，義剛云：此非斷然為利，但是依放那利行時，外不為利而內實有為利底意思。曰：才是放時，便是為利了。豈有兩樣。若是外不為利而內實為利，則是為利尤甚于斷然為利者。

目：大全勉齋黃氏曰：謂之放，則無一言一動不在于利也。謂之多，則其怨之者不但一人而已。惟其放利，所以多怨。○蔡虛齋曰：放字重看。這般人事一到面前，便揀擇他便宜路去做。凡事不知有他，只知有利也。此等人不惟自處之薄，而又有害于人，故多怨。

程子之言。放字說得輕。故在圈外。且言必害于人。故多怨。放于利而行者。不必被其害者。方怨之。但其獨私自便。自是可惡。雖不被其害者。亦自是怨他。蓋先得利不自義中來。人情自是不能平也。○呂晚村曰。利字即與義字對。凡計較自私作用。皆是貨財。其一爾。放利而行。謂凡事要占便宜。損人益己也。○放有自擅意。有專務意。是貨財。其一爾。放利而行。謂凡事要占便宜。損人益己。此說發明。朱子語類極透。乃呂無黨則謂放利與貪利謀利不同。貪利謀利。必爭大小。多寡。放利却不然。仰有取。俯有拾。得寸則寸。得尺則尺。定要有些便宜耳。是以所過之處。無不卷括。所遇之人。無不侵刻。多怨尚何言哉。這只作財貨說了。且貪利謀利。只在一放字內。不必過分。惟其依利而行。則于利大小多寡之間。恐亦不肯放過。則亦最善較量耳。○放字解作依字。便見與利相依。無頃刻之離了。我事事要便宜。則人事事不便宜。怨之所以多也。○放有斷然

為利處。亦有各。雖甚美。若不為利而實。無非要得利處。然而其為放。則一也。○聖人只說利不可放。今人便說到逃四海之奉。棄萬乘之榮。聖人只說道多怨止。今人便說到求匹夫而不得。降窮人而不知。太盡沒含蓄。豈是聖人語氣。○禎按。怨字從利字生。多字從放字生。利于己。自是害于人。程註下一必字。故字。惟原多怨之由。自確。蔡虛齋謂。雖不被其害者。亦自怨他。看多字。固好。然畢竟是推一層意。

何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者。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

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為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之。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



而況於為國乎。

**或問**禮之繁文末節。當世所尚。皆時人所易行者。至于辭讓之心。則禮意之實。而人所憚為。故言能以禮讓為國。而徒相與從事乎繁文末節之間。則亦無以為禮耳。

**謂**讓是那禮之實處。苟徒跪拜俯伏。而以是為禮。何足取信于人。○問讓者。禮之實也。莫是辭讓之端。發于本心之誠然。故曰讓是禮之實。曰是若玉帛交錯。固是禮之文。而擊跽曲拳。升降俯仰也。只是禮之文。皆可以偽為。惟是辭讓。方是禮之實。這却偽不得。既有是實。自然是感動得人心。若以好爭之心。而徒欲行禮文之末。以動人。如何感化得他。○如諸家所說。則便當改作如國何。太率先王之為禮讓。正要朴實頭用。若不能以此為國。則是禮為虛文爾。其如禮何。○問禮者。吾心恭敬至于事為之節文。兼本末而言也。讓者。禮之實。所謂恭敬辭遜之心是也。君子

欲治其國。亦須是自家盡得恭敬辭遜之心。方能以禮為國。所為一家讓。一國與讓。則為國何難之有。不能盡恭敬辭遜之心。則是無實矣。雖有禮之節文。亦不能行。况為國乎。曰且不奈禮之節文。何以為國。○**同**蔡虛齋曰。以禮讓為國者。辭讓之實心。其行已也。恭而無驕。泰之病。其養民也。惠而無貪。戾之失。其使臣以禮。而無惰慢之非。則禮遜之俗成。爭競之風熄。于為國乎何有。○讓字不解。做實字。讓者。禮之實也。聖人只言禮讓。便是指實心言。辭讓之心。禮之實也。禮起于辭讓。不然。禮文雖具。小且無如之何矣。此正所謂人而不仁。如禮何。○呂晚村曰。禮與讓。不是二物。不讓則禮非其禮矣。看為國以禮。晒其不讓。程子謂達得便是堯舜氣象。其理自見。**聖**雙峰饒氏曰。孟子告梁王。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又謂後義先利。不奪不餒。此正是不讓處。如何為國。夫子是以春秋之時。禮文雖在。然陪臣僭大夫。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故有為而言。○黃氏紹曰。國之不治。起于爭。爭起于不讓。而無禮。使有禮。則上下之



分截然亂何從起。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爭何所生，故曰能以禮讓為國，何有。○林次崖曰：聖人此語是為當時上陵下僭而發，詞雖若指人君，其實臣意居多。當時季氏據國，政由己出，正是不讓，故聖人語此以寓箴規之意。魯君失政，公室四分，讓已過矣。若更規之以讓，非以水濟水乎。辨按：離了讓說禮，只是繁文縟節，離了禮說讓，亦只是爭競之反。此章之所謂讓也，此章讓字緊貼禮上說，任是玉帛交錯，升降俯仰，皆有恭敬辭遜之實心。以行乎其間，不能以禮讓為國，是不能以禮之讓為國。只刺了禮文，故曰如禮何。大全存疑多離禮說讓，皆失本旨。○曰為國便是主人君有國者言，亦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皆少此禮讓不得都該在為國中。乃林次崖謂魯君失政四分，公室讓已過矣，豈以四分公室為有禮哉，亦謬甚矣。○學會問：聖人只說箇讓，朱子却兼恭敬辭遜之心言之，何也。曰：辭遜乃所以為恭也，以恭敬辭遜對言恭敬，却是禮之體。辭遜却是禮之用。總說箇禮便有箇恭敬在裏面，止說恭敬，恐怕以儀文度數貌為之，故聖人就讓之實處說。朱子却是惟恐止說辭遜，人又忘了恭敬之本，故必連說在這裏。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

○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或問：未有位而先求所以立乎其位，則先事而迎矣。人不知也，聖人之言若此，奈何。曰：此亦對待之言，欲人之已知也。求諸己耳。蓋所以立乎其位者，進于其道而已矣。所以為可知者，勉于其實而已矣。固非事事物物預為防擬，且為皎皎之行，而必其可知也。語類：不患無位，患所以立，猶云不怕無官做，但怕有官不會做。若有致君澤民之具，達則行之，無位非所

患也。○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不患人之莫己知，患不知人也。這箇須看聖人所說底語意，只是教人不知，但盡其在我之實而已。看聖人語意了，又看今人用心，也有務要人知者，只是看這語意，便要如此。所謂求為可知，只是盡其可知之實，非是要做些事，便要夸張，以斯人知這須看語意，如何却不是命也。只教人依道理，平做將去，看命如何。却不是說閑門絕事，百樣都不管，安坐以待這命。同。事也。若全南軒張氏曰：患所以立，求為可知之心，一毫之萌，則為事也。若外矣，不患莫己知，而求為可知之心，則君子為己之學，蓋可知矣。若曰：使在己，有可知之實，則人將自知之。則是亦患莫己知而已。豈君子之實哉。○勉齋黃氏曰：求諸己，而在人者，有不得已。○呂晚村曰：只為人而在，我者，有不得已。○此等處，皆引向裏求諸人，心皆向外求諸人，故聖人于此邪竇也。有若聖人不已，明下兩不患，所以截斷人心邪竇也。有若聖人不禁人求位求知，則雖謹言慎行，仍是干祿之學，非在中之理矣。自己胸襟鄙陋，不得將聖人言語撻低來湊。○求為可知也，可字著眼，人知固見其可，不知亦不失其可。

**異** 蔡虛齋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此指從仕者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此泛指學者，大文兩段平舉。集註又兩段解還，作兩項看，為是。○林次崖曰：患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有未能致君澤民之術，皆所以立者。莫己知，就含薦舉意，不患莫己知，謂不患無人知舉我，我但反己自修，求所以為可知之實耳。辨。按聖賢之學，明善復初者，其本也。推己及人者，其用也。非僅用世而已。若看做必要用世，宜乎有肥遯一流。從而矯其病也。夫子此章，只因學者逐逐于位，與知故就此點醒。欲人反求實學，非謂因位與名而後學亦非謂此點醒。欲人反求實學，非謂因位與名而在。貼定用上，故多就各位上見其難副，究竟所以立與求為可知之理，亦不在此。○上兩患字，也有徒要得位與名而患者，也有頭也。○上兩患字，也有徒要得位與名而患者，也有

見當世之人不足任當世之事恨已無與天下之治  
亂激揚天下之清濁者所患雖有高下之不同而總  
之無立與可知之實皆是務外之患耳下患字求字  
必剝到未有位與知之時求立與可知只是分內當  
盡之實並不與立與可知之後得位與知道理方是  
盡頭蓋聖人雖是姑就名位上引人為下士說法然  
講到立與可知斷非教人善作干祿邀聲計也○天  
下雖有一種淡于名位而仍無實學之人故不患無  
位不患莫己知猶不見自修之實必患所以立求為  
可知總是一實心為己處然在此章却不重此意只重  
為患名位者下針砭時解多以旁意雜正意不可不  
知  
禎按兩不患都是絕學者名位之思下患求字都是  
引學者為己之實虛齋以上指從仕者下指學者誤  
矣須知患所以立與求為己知亦不是存兩番工夫  
也次崖謂莫己知就含薦舉意欲申而為一不知  
亦不但薦舉  
凡名譽皆是

藏板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  
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常用各不  
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  
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  
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或問一貫之旨夫子不俟曾子之問而呼以告之曾  
子無所問辨而唯焉以對何也曰曾子之學至於誠  
身其於聖人一言一行之際蓋無不詳視審記而力  
行之也至是則其積之久行之熟日用之間所以應  
物處事者各有條理而無不盡矣所未達者特未知  
反求其本而得夫衆理之所自來然其下學之功亦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四里仁 三 近譬堂



子以為許多般樣故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真積力久工夫至到遂能契之深而應之速云而已矣者竭盡無餘之詞所以集註說自此之外固無餘法便是那竭盡無餘之謂○問一以貫之萬物得只一以生為說曰不是如此一只是二三四之一只一得一事一理○問會子何必待孔子提醒曰他只見是一箇道理○問會子於孔子一貫之道言下便悟自來是未曉也○問會子先於孔子之教者日用之常禮文之細莫不學來惟未知其本出於一貫耳故問一語而悟其他於用處未曾用許多工夫豈可遽與語如此乎大雅云觀會子問一篇許多變禮皆理會過直如此細密想見用工夫○問一以貫之只是其用不同其體則一箇本貫許多未先生問如何是末曰孝弟忠信居處有禮此是未曰今人只得許多名字其實不曉如孝弟忠信只知得這殼子其實不曉也只是一箇空底物事須是逐件零碎理會如一箇桶須是先將木來做成片子却將一箇箍來箍斂

若無片子便把一箇箍去箍斂全然盛水不得曾子零碎處盡曉得了夫子便告之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他應之曰唯貫如散錢一是一索子曾子平時得許多散錢只是無這索子夫子便把這索子與他今人錢也不識是甚麼錢有幾箇孔良久曰公沒一文錢只有一條索子又曰不愁不理會得只愁不理會得買理會貫不得便言一時天資高者流為佛老低者只成一團鵝屎物事在這裏○問理一分殊曰聖人未嘗言理一多只言分殊蓋能於分殊中事事物物頭頭項項理會得其當然然後方知理一本貫聖人千言萬語教人學者終身從事只是理會這箇要得事事物物頭頭件件各知其當然而得其所以當然只此便是理一矣如顏子穎悟聞一知十固不甚費力曾子之魯逐件逐事一以貫之若曾子元子見他用功如此故告以吾道一以貫之若曾子元子不曾理會得萬殊之理則所謂一貫者貫箇甚麼蓋曾子知萬事各有一理而未知萬理本于一理故聖

言言 藏板

人指以語之。曾子是以言下有得。發出忠恕二字。太  
煞分明。且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許多事。要理會  
做甚麼。如曾子問一篇。問禮之曲折。如此。便是理會  
得川流處。方見得敦化處耳。孔子於鄉黨從容乎此  
者也。學者戒謹恐懼而謹獨。所以存省乎此者也。格  
物者窮究乎此者也。致知者真知乎此者也。能如此  
着實用功。即如此着實到那田地。而理一之理。自森  
然其中。一皆實。不虛頭說矣。○問顏曾之學。曰顏  
子大段聰明。於聖人地位。未達一間。祇爭些子耳。其  
於聖人之言。無所不曉。所以聖人道。回也非助我者  
於吾言。無所不說。曾子遲鈍。直是辛苦。而後得之。故  
聞一貫之說。忽然猛省。謂這箇物事。元來只是恁地。  
如人尋一箇物事。不見。終歲勤動。一旦忽然撞着。遂  
至驚駭。到顏子只是平鋪地。便見沒恁地差異。顏子  
聰明。事事了了。子貢聰明。工夫。故有闕處。曾子魯  
却肯逐一用。工捱去。捱得這一件去。便這一件是他  
底。又捱一件去。捱來捱去。事事曉得。被孔子一下喚  
醒云。吾道一以貫之。他便醒得。蓋他平日事至。每每

被他看破。事事到頭。便曉得一貫之語。是實說也。  
大學致知格物等說。便是這工夫。非虛說也。○如千  
部文字。萬部文字。字字如此好。面面如此好。人道是  
聖賢逐一寫得如此。聖人告之曰。不如此。我只是一  
箇印板印將去。千部萬部。雖多。只是一箇印板。又云。  
日看論語。如鄉黨等處。待人接物。千頭萬狀。是少  
般。聖人只是這一箇道理。做出去。○學者寧事事先  
了得。未了得。一字却不妨。莫只懸空說箇一字。作大  
學。而上達。方是實。又云。如人做塔。先從下面大處做  
起。到末梢。自然合尖。若從尖處做。如何得。又曰。如木  
千枝萬葉。都好。都是這根上生氣流注去。貫也。○今  
有十種學者。愛說某自某月某日。有一箇悟處。後便  
覺不同。及問他如何地悟。又却不說。便是一箇會子。傳夫  
子一貫之道。也須可說。也須有箇來歷。因做甚麼工  
夫。聞甚麼說話。方能如此。今若云。都不可說。只是截  
自甚月甚日。為始。已前都不是。已後都是。則無此理。  
已前也有。是時已後也有。不是時。蓋人心存亡之決。

論語 卷四 里仁 近譬堂

只在一息之間。此心常存，則皆是。此心才一便，不是。聖賢教人，亦只據眼前便着實做將去。孟子猶自說箇存心養性。若孔子則亦不說此樣話。但云學而時習之，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愛眾而親，仁者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謹於言，就有道而正焉。顏淵問仁，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弓問仁，則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司馬牛問仁，則曰仁者其言也訥。據此一語，是司馬牛已分上欠闕處。若使他從此着實做將去，做得徹時，亦自到他顏冉地位。但學者初做時，固不能無間斷。做來做去，做到徹處，自然純熟。自然光明，如人喫飯相似。今日也恁地喫，明日也恁地喫。一刻便有一刻工夫。一時便有一時工夫。一日便有一日工夫。豈有截白某日為始，前段都不是，後段都是底道理。○江西學者偏要說甚自得，說甚一貫，看他意思，只是揀一箇籠籠底說話，將來籠罩其貫。理會這箇道理不得。且如曾子曰：『用間做了多少工夫。』孔子亦不見他於事物上。理會得這許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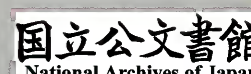
道理了，却恐未知一底道理在。遂來這裏提醒他。然曾子却是已有這本領，便能承當。今江西學者實不條索，那貫底物事，便如許多散錢，須是積得這許多散錢了，却將那一條索來一串穿。這便是一貫。若陸氏之學，只是要尋這一條索，却不肯教人讀書。只知道都無可穿。且其為說，喫緊是不肯教人讀書。只恁地摸索。譬如前而有一箇關，縱跳得過這一箇關，便是了。此煞壞學者。某老矣，日月無多，方待不說破來，又恐後人錯以某之學亦與他相似。今不奈何，苦口說破。某後道他斷然是異端，斷然是曲學。斷然非聖人之道。但學者稍肯低心向平實處下工夫，那病痛亦不難見。同大。全東陽許氏曰：『一理貫萬事，固是說事物難見。只是要體認得聖人之心，全是貫之。是就聖人應事處說。』須要體認得聖人之心，全是貫之。是就聖人應事處說。此方是吾道。一以貫之。若只說萬理一行，出全是道。如造化與此章意不相似。○蔡虛齋曰：『真積力久者，用上工夫將有所得者，將得乎體之一也。』○聖人之心。



萬理之會也。在心只一理。及應事來。事有萬殊。則一  
 理散為萬理矣。在內面只一理。在外面方有萬理。在  
 內面所謂萬物統體一太極體也。在外面所謂萬物  
 各具一太極用也。須見得體是用之體。用是體之用。  
 方為合內外之道。○林次崖曰。聖人之心。一理渾然。  
 而冲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備。日用之間。事物之  
 來。因而應之。隨他千頭萬緒。都有至當恰好底道理。  
 初不是去隨事隨物。講求義理。而應酬之。所謂一以  
 貫之也。人之一心。雖亦有這理。但為氣稟拘蔽。不  
 明瑩徹。故不能應物。必就事物上探討。然後能去其  
 蔽。而復其初。然非旦夕之功。所能到。必隨事隨物。探  
 討。服行。日積月累。待工夫齊到了。然後融會貫通。  
 萬理合為一理。而心境洞然。所謂冲漠無朕之中。萬  
 象森然已備者。始復其初。而隨感隨應。各有條理。是  
 亦聖人之一貫也。夫子告曾子。以一貫是。正當他將  
 融會貫通時。節點化他。故能一語便悟。所謂如時雨  
 化。洪鑪點雪者。○呂晚村曰。忠恕盡頭。便是。貫本  
 體止是一件。但聖賢用處不同。工夫各別耳。人將一

貫看做教外別傳宗旨。將忠恕看做義學。知見小乘。  
 自然牽扯不合。於是空拈一心字了之。註中渾然一  
 理。泛應曲當。是解一貫。不是一心字了也。若一心  
 字可了。則一貫忠恕。都屬強名。原無分別矣。此正儒  
 釋本天本心分別處。故一貫忠恕。看做兩件不得。竟  
 看做一件不得。

蔡虛齋曰。吾道一以貫之。吾道二字。畧讀道字。虛  
 說。一是心。不是道。乃道之體也。貫之又。不是貫道。貫  
 乎事也。所貫者萬事也。而萬事之理。本具一心。○此  
 一之未應事時。則為體。及此一之應乎萬事時。則為  
 用也。○曾子隨事精察。而力行者。是就事上討道理。  
 夫子之所謂一貫者。是就心上討道理。一貫二字。不  
 可分。故曰一以貫之。一固是體之一。然貫亦非是用  
 之萬。但其所貫者。則是萬。所以貫之者。則是一也。○  
 就事上討道理。則道理猶在外。在外則道理不同。至  
 有千條萬緒之多。若就心上討道理。則道理皆從中  
 出。中出則于件事。萬件事。一到面前。只用一心之理  
 應之。所謂因物賦形。無有不周匝處。



其理精妙。後人得其辭而不能會其意者甚多。如以忠是一。恕是貫者。省文也。以忠在一。上。恕則貫乎萬物之間。只是一箇一分着。則各有一箇一。老者安之。是這箇一。少者懷之。亦是這箇一。朋友信之。亦是這箇一。莫非忠也。恕則自忠而出。所以貫之者。也。此朱子之定說也。愚看貫是虛字。之是實字。一字與之字。對不與貫字對。以貫之三字。一連少一字。便不成義。理。今諸儒以忠字當了一字。以恕字當了一字。而於忠恕體用。無論與貫通也。之虛字。文法說不去。而於忠恕不相離之意。總不明白矣。何也。集註明云。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已。推己之日。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可見忠恕不但。是曾子從此實下工夫。來聖門學者無不從此做下手工夫。但由此而極其至。便是聖人之一貫耳。或曰。如此則曾子與門人。既皆從忠恕做工夫。已是體用兼備之學。無非一貫。夫子又何必以此提醒曾子。曾子又何必借証以提醒門人。耶。曰。以夫子之道言。則一箇忠做出千百箇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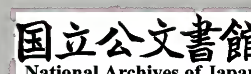
來。一箇忠。即所謂一也。做出千百箇恕。即所謂以貫之也。從之字。上看。經見得聖人之恕。從千百箇事上看。經見得聖人之貫。之而所以貫之。由于一處人。看。經見得聖人之貫。之而所以貫之。由于一處人。究莫得而窺以學者之忠。恕言。則所謂忠。一事之忠。也。所謂恕。一事之恕也。總是在之字上用工夫。並未做。着。貫字。如何做着。一。字。曾子。是將之字用上工夫。並未做。到了。一。事。做。得。箇。忠。恕。萬。事。都。得。箇。忠。恕。但。未。知。一。箇。忠。事。便。有。千。百。箇。忠。恕。耳。一。經。夫。子。提。醒。便。覺。平。日。千。百。箇。事。便。有。千。百。箇。忠。恕。耳。一。經。夫。子。提。醒。便。覺。平。學。者。之。忠。恕。不。是。夫。子。之。一。箇。忠。恕。而。千。百。箇。忠。恕。雖。聖。人。亦。豈。有。二。故。朱。子。云。只。愁。沒。錢。不。愁。沒。索。子。以。之。字。上。工。夫。未。到。也。又。云。他。人。則。零。亂。錢。一。堆。未。經。數。會。子。都。將。錢。十。十。數。了。成。百。只。是。未。串。耳。可。見。是。之。字。上。工。夫。已。做。到。則。與。他。一。條。索。子。便。能。貫。之。耳。究。竟。只。難。在。之。字。上。工。夫。不。難。在。一。以。貫。上。○。註。云。曾。子。于。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耳。此。體。字。是。



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已推已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亦通。○程子曰以已及物。仁也。推已及物。恕也。違道不遠

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唯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或問** 曾子於門人之問而以忠恕告之何也。曰。夫子之告曾子也。門人莫不聞之矣。然獨曾子為能默契



其旨而他人不與。是以因夫子之出而問焉耳。然彼未及究夫衆目之殊。則所謂一者亦將安所指哉。使曾子而非有以實得乎此。則必重以已意推釋聖言。而反益其惑矣。今乃不然。而直以忠恕告之。則雖未嘗誦言一貫之旨。而所以發明其實者。蓋無餘蘊。蓋盡已爲忠。道之體也。推已爲恕。道之用也。忠爲恕體。是以分殊而理未嘗不一。恕爲忠用。是以理一而分未嘗不殊。此聖人之道。所以同歸殊塗。一致百慮。而無不備無不通也。以是爲言。正欲使門人不求之空言。恍惚之中。而考諸聖人用心行事之實。有以默識而加勉強之功焉。爾曰。然則中庸所謂遠道不遠者。何也。曰。曾子之言忠恕。自聖人之心而言也。中庸所指則學者勉行之事。爾其理雖同。其分則異。程子所以有動以天降一等之辨也。學者第深考於其書。則有以別乎此矣。曰。其所謂下學上達之義者何也。曰。此謂中庸之言。欲學者之學乎忠恕而上達乎道也。若此章之云。則聖人之心而非有等級之可言矣。曰。然則天地亦盡已之心而推以及物乎。曰。此

以天道著人事。取其理之屬乎是者而分之耳。若大之自然而無外。則又何必己之盡而有待乎。推以及物耶。亦曰。其本體之流行者。在人則謂之忠。由是而生物者。在人則謂之恕耳。○聖門之學。升高自下。陟遐自邇。先博以文。而後約之。以禮始於繁。悉而終於簡。易固亦有其序。而不可躐矣。夫子之所以告夫曾子者。正以其幾。有以遍觀盡識乎此也。今謝氏乃謂夫子懼夫弟子之不能遍觀盡識。將無以入道而告之。以此則是憂夫正途之迂遠。而示之以捷徑。之易入也。且夫所謂道者。固亦未嘗離夫事物之間。又安得謂其不可以入道。而必告以一貫者。而後可哉。○謂仲尼曾子所以授受門人。有不得聞者。亦非也。夫師弟子相與處於一堂之上。其可爲咕囁耳語。以私於一人哉。特學至者聞之。而有得。其未至者雖聞而弗聞耳。故門人之問。以何謂爲辭。則固聞其言而不曉。其所謂者也。若初不聞。則又豈得而筆之於書耶。

語類

忠是一

恕是貫

忠只是一箇實貫自家心下道

近譬堂



而後施諸人也。或問：曾子能守約，故孔子以一貫語之。曰：非也。曾子又何曾守約來？且莫看他別事。只如禮記，曾子問一篇，他甚底事不會理會來？却道他守約，則不可。只緣孟子論三子養勇，將曾子比北宮黜與孟施舍，則曾子為守約者。爾後世不悟，却道曾子之學專一守約，別不理會他事。如此，則成甚學也？曾子學力到聖人地位，故孔子以一貫語之。不可道惟他只能守約，故與語此也。○問：忠恕一貫，曰：不要先將忠恕說，且看一貫底意思。如堯之克明峻德，黎民於變時雍。夫子立之，斯立動之，斯和。這須從裏面發出來。方會如此。曾子工夫已到，如事親，便兄如忠信講習千條萬緒，一身親歷之。聖人一點他，便醒。元來只從一箇心中流出來。如夜來守約之說，只是曾子篤實每事必反諸身，所謂孝所謂禮，必窮到底。若只守箇約，却沒貫處。忠恕本末是說一貫緣。聖人告以一貫之說，故曾子借此二字以明之。忠恕是學者事，如欲子之孝於我，必當先孝於親。欲弟之弟於我，必當先敬其兄。如欲人不慢於我，須先不慢於人。欲人

不欺我，須先不欺於人。聖人一貫是無作為底。○思：是有作為底。將箇有作為底，明箇無作為底。又且曾子是事實上做，出子貢是就識上見得。看來曾子從實處做，一直透上去。子貢雖是知得，較礙滯在知識上。○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蓋他心裏盡包這萬理。所以散出於萬物，萬事無不各當其理。又曰：這事難，如今學者只是想像籠罩得是，如此也。想像得箇萬殊，之所以一本，一本之本，所以萬殊。如一源之水，流出為萬派。一根之木，生為許多枝葉。然只是想像得箇意思，如此其實不會見得。如曾點浴沂一段，他却是真箇見得這道理。而今學者只是想像得這一般意思，知底又不實去做。及至事上做，得細微緊密，盛水不漏底，又不曾見得那大本。聖人教人，都是教人實做。將實事教人，如格物致知，以至灑掃應對，無非就實地上指出教人。○聖人是天理上做事，也是天理上成是有兩箇天理，但聖人底是箇渾淪底物事發出來，便皆好學者是要逐一件去推，然也是要全得這

天理問若把作體用說恐成兩截曰說體用便只是  
 一物不成說香匙是火箸之體火箸是香匙之用如  
 人渾身便是體只裏說話便是用不戒說話底是箇  
 物事渾身又是一箇物事萬殊便是這一本一本便  
 是那萬殊○以已自然流出如孔子老者安之朋  
 友信之少者懷之雅已便有折轉意如已欲立而立  
 人已欲達而達人既既推廣不去天地變化草木蕃  
 推得去則物我貫通自有箇生生無窮底意思便有  
 天地變化草木蕃氣象天地只是這樣道理若推不  
 去物我隔絕欲利於已不利於人欲已之富欲人之  
 貧欲己之壽欲人之夭似這氣象全然閉塞隔絕了  
 便似天地閉賢人隱○夫子言一貫曾子言忠恕子  
 思言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張子言理一分殊只是一  
 箇○問天道人道初非以優劣言自其渾然一本言  
 之則謂之天道自其與物接者言之則謂之人道耳  
 曰然此與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語意自不同  
 ○明道云所以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若曰中

庸之言則動以人爾○忠恕違道不遠與夫子之道  
 忠恕只消看他上下文便自可見如中庸施諸已而  
 不願亦勿施諸人勿者禁止之辭豈非學者之事論  
 語之言分明先有箇夫子之道字豈非聖人之事○  
 一是忠貫是恕譬如一泓水聖人自然流出灌溉百  
 物其他入須是推出來灌溉此一貫所以為天至子  
 思忠恕只是人所以說違道不遠盡已之謂忠推已  
 之謂恕才是他人便須是如此○曾子所言只是  
 箇道理但假借此以示門人如程子所言維天之命  
 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天地無心之忠恕  
 夫子之道一貫乃聖人無為之忠恕盡已推已乃學  
 者着力之忠恕固是一箇道理在三者自有三樣且  
 如天地何嘗以不欺不妄為忠其化生萬物何嘗以  
 此為恕聖人亦何嘗以在已之無欺無妄為忠若此  
 愈曲當亦何嘗以此為恕但是自然如此故程子曰  
 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此語極是親切  
 又云夜來說忠恕論着忠恕名義自合依子思忠恕  
 違道不遠是也曾子所說却是移上一階說聖人之



忠恕到程子又移上一階說天地之忠恕其實只一箇忠恕須自看教有許多等分分明。萬殊是流行處在天道言之。一本是元氣之於萬殊。有日月星辰昆蟲草木之不同。而只是一氣之所生。萬殊則是一箇模樣。在人昆蟲草木之所得以生者。一箇自是一箇模樣。在人事言之。則一理之於萬事。有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動息灑掃應對之不同。而只是此理之所貫。萬殊則是一箇道。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所謂道者。一箇是一箇道理。其實只是一本。

同西山真氏曰。天地與聖人只是一誠字。天地只一誠而萬物自然各遂其生。聖人只一誠而萬事自然各當乎理。學者未到此地位。且須盡忠恕二字。誠是自然底。忠恕是若力底。誠孔子告曾子以一貫。本是言誠。曾子恐門人曉未得。故降下一等。告以忠恕。要之忠恕盡處即是誠。新安陳氏曰。曾子之學固至於力行。然亦未嘗不先於致知。觀集註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之語。精察致知也。況大學成於曾子。

格物致知。實大學之始教。又觀記曾子問中禮之權。變曲折。纖悉必講明之。豈有全不加意於致知而變化其氣質之魯者哉。慶源輔氏曰。聖道之體用與天地一。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故曰自此之外。固無餘法。皆自然而然。莫之為而為。故曰亦無待於推矣。○集註又舉天地之體用而釋之。雖不言聖人之體用。然在其中矣。故直言道之體用而已。亦不復明言天地也。○萬殊之所以一本者。指用之出於體。謂萬殊之實出於一本也。一本之所以萬殊者。指體之散於用。謂一本之實散於萬殊也。指用之出於體。指體之散於用。則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覺軒蔡氏曰。盡已之謂忠。須是此心發得十分盡。方是忠。若留得一分未盡。便不得謂之忠。推已之謂恕。須是推已心以及人。如己心之所欲。方是恕。若有一處推不到。便不得謂之恕。此是學者著力之忠恕也。下文程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朱子曰。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此是天地聖人自然之忠恕也。學者誠能由着力之忠。



恕亦可做到自然之忠恕所謂及其成功一也。○雙峰饒氏曰一以貫之之字指萬而言萬者一之對也。一是指道之總會處萬是指道之散殊處道之總會散殊在萬事者故曰吾道一以貫之當看道字問會子答門人何不曰一本萬殊體立用行之類而曰忠恕何也曰不若忠恕兩字學者所易曉便可用功盡得忠便會忠恕一盡得忠便會忠恕一以貫之是自然底忠恕是勉強底一以貫之會子之學王於誠身故其告人便就行處說。○慶源輔氏曰中心為忠謂中心所存本無一毫之不盡也如心為恕謂如我之心而推之於外無彼此之間也。○替室陳氏曰忠恕是對立底道理故以體用言其體無妄故曰天其用推行故曰人。○黃氏曰以聖人比學者聖人之忠是天之天聖人之恕是人之人畢竟忠是體近那未發故雖學者亦有箇天恕是則便是推出外去底故雖聖人亦有箇人。○陳氏曰曾子借忠恕以明一貫是將

一貫放下說程子借天地以明忠恕是將一貫提起說。○胡氏曰渾然一理者純亦不已無毫髮之間斷在學者則為忠在夫子則為一在天地則為至誠無息也。○泛應曲當者酢酢萬變無不合乎理在學者則為恕在夫子則為貫在天地則為萬物各得其所也。一即體貫即體隱而用顯故用可見學者之所能知體不可見非學之至者不能知也。以子出門人問觀之當時侍坐非必一人獨呼曾子語之惟曾子為能達此耳。正聖人一貫之說也。○雙峰饒氏曰忠恕為說蓋有三焉。一謂忠為天道恕為人道者此以微而天理之流行非微顯一以貫之與。二謂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者此以內而存心之外而實為之非內也。而聖人之行事莫非此以內而存心之外而實為之非內也。一以貫之與。三謂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者此以靜而未發動而已發分忠恕也。而聖人已發之和皆未發之中實為之非動靜一以貫之與。是三者各以兩端相為對待而以此貫彼脉絡相因亦猶忠之所

以為恕而恕之本乎忠也。○蔡虛齋曰：曾子本是降一貫而為忠恕。程子則又是升忠恕以等於一貫。降一貫為忠恕者，恐人之高視乎一貫也。升忠恕以等於一貫者，又恐人之因忠恕而已矣。之言遂卑視乎聖人之一貫也。要須認集註一借字，則既不失曾子以忠恕當一貫之本意，而亦不混却忠恕一貫二者本等之界限也。○林次崖曰：盡已之心是謂忠，推己之心以及物是謂恕。此學者之忠恕，中庸忠恕達道不遠是也。真實無妄，不待盡已而自無不盡，聖人之忠也。因物付物，各得其當，而不待推己，聖人之恕也。忠恕一貫，當知其所以當，而不知其所異，以心之實理而應物，言則曰忠恕以心之實理，即心之實理也。一貫是其所異也，心之實理，即心之實理也。物即一理之貫，萬是其所同也。○忠恕學者之事也。曾子平日工夫，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即忠恕也。欲學聖人者，必由忠恕而入。曾子之語門人，雖云欲學者之易曉，實示以入道之路。不然一體萬殊，體用之類亦可以明之，而何取此耶。○呂晚村曰：須知曾子此

言為門人指示，非正頌聖人也。忠恕而已矣。就學者分上，指出聖人全體云：不過就是這箇道，到極處便是聖人之一貫而已矣。三字語氣，可想程子所謂聖人之忠恕，動以天亦是將忠恕移上一階，就聖人身上說，畢竟忠恕本位名義，須還他平實。故程子亦必先提達道不遠，說入方是徹上徹下。若竟丟開下一截單說上一截，說話籠籠侷侷，如云夫子之道，心而已矣。又如云夫子之心，自然而已矣。仍還門人一箇大泥團，豈曾子語意哉。○雙峰饒氏曰：程子謂忠恕達道不遠，下學忠恕所以上達一貫，此論不可易。曾子用功處，不必他求，只看大學所說便是。問大學所說如何是忠恕，曰：修身以上，忠之事也。齊家以下，恕之事也。○蔡虛齋曰：忠恕是曾子平素用力者，但未聞一貫之時，亦未必知忠恕之相為體用，其妙有如此。及夫子以一言點化他，他方曉得忠恕亦是這箇道理，故因門人一問，便把忠恕來當他說。○朱子曰：忠恕只是一件事，不可做兩頭看。愚謂忠是恕之根，恕是忠之枝葉。忠未見



禎按真西山謂誠是自然底忠恕。忠恕是着力底誠。看來猶未仔細。恕只言推未便是誠。終說誠便有忠在裏面。○謂多識章一貫在知上說則可。謂此章一貫只在行上說則不可。朱子謂彼以知言而此以行言者。正以曾子不但精察而又能力行之。以行該却知也。此就是曾子遠過子貢處。○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二句中。指點門人含有二義。一則見夫子之平實處也。一則見平日所行習者。是不必視為高深。只在盡之至於無待。盡推之至於無待。推方到聖人之一貫則平實處又自高深不容於不勉焉。而此章分著則各有一箇一之說。遂謂忠恕都是一箇一。忠是盡一箇一。恕是推處。又有一箇一。若然則盡處有一箇一。推處又有一箇一。已自不一矣。尚云一以貫之乎。朱子既云出千百箇恕。則推處都是盡處。從源頭看。下一箇一貫通乎千萬事。從根本上看。則各有一箇一耳。其實

千萬事上一都從這源頭上一箇一來若謂恕也只是是一則與忠對看反分做兩箇一矣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

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唯其深喻是以

篤好。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

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

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故也。小人反是。

均是人也。或為君子而喻於義。或為小人而喻於利。何也。且程子楊周氏以為深喻而後篤好。范氏以為好之而後喻焉。其不同何也。曰論其所稟則有清濁之不同。論其所習則有高卑之或異。蓋不可以



一說定也。故有先喻之而好愈篤者，有先好之而喻愈深者，亦不可以一例拘也。要知君子小人之分，則不可易矣。若周氏所謂其失在於用心之初者，其切要之言與使非其用心之失，則雖所稟之不善，亦可通達而變矣。然喻字之義，惟呂氏之釋得之。蓋心解人之所喻者，各為一事，取將一事之中，具此兩端，而各隨其人之所見也。曰是皆有之，但君子深通於此，而小人酷曉於彼耳。曰對義言之，則利為不善，對害言之，則利非不善矣。君子之所為固善，欲其不利，何獨以喻利為小人乎？曰胡氏言之悉矣。胡氏曰：義固所以利也，易所謂利者，義之和者是也。然自利為之，則反致不奪不廢之害。自義為之，則蒙就義之利，而遠於利之害矣。孟子之告梁王，意猶是也。

**論類** 小人之心，只曉會得那利害。君子之心，只曉會得那義理。見義理底不見得利害，見利害底不見得義理。○君子只知得箇當做與不當做，當做處便是合當如此，小人則只討較利害，如此則利，如此則害。

君子則更不顧利害，只看天理當如何，宜字與利字不同。子細看。○義利只是箇頭尾，君子之於事，見得是合如此，處處得其宜，則自無不利矣。但只是理會箇義，却不曾理會下面一截利。小人却見得下面一截利，却不理會事之所宜，往往兩件事都有利，但那一件事之利，稍重得分毫，便去做那一件。君子之於義，見得委曲透徹，故自樂為小人之於利，亦是於曲折織悉間，都理會得，故亦深好之也。○喻義喻利，不是氣稟如此，君子存得此心，自然喻義。小人陷溺此心，故所知者，只是利。若說氣稟定了，則君子小人皆由生定，學力不可變化。○只是這一事上，君子小人皆得是義，小人只見得是利。如伯夷見節，曰可以養老，盜跖見之，曰可以沃戶，樞蓋小人於利，他見這一物，便思量做一物事，用他計較精密，更有非君子所能知者。緣是他氣稟中，自元有許多塵糟惡濁底物，所以纏見那物事，便出來應他。這一箇穿孔，便對那箇穿孔。君子之於義，亦是如此。或曰：伊川云，惟其深喻，是以篤好。若作惟其篤好，是以深喻，也得。曰：陸子靜

說便是如此。○問喻於義喻於利曰：這只就眼前看，且如今做官須是恁地廉勤。自君子為之，只是道做官合着如此。自小人為之，他道如此做，可以得人說好，可以求知於人。昨有李某當壽皇登極之初，上一書極說道學恁地不好，那時某人在要路，故以此說投之，即得超升。上州教官前日某方赴召到行，在忽又上一書極稱道學之美，他便道某有甚勢要，便以此相投極好笑。

**同**太全南軒張氏曰：學者莫先於義利之辨。蓋義者無所為而然也，凡有所為而然，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存。此義利之分也。○象山陸氏曰：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以習所習，由其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斯喻於利矣。○雙峰饒氏曰：此指君子小人之已成者而言，所以於義與利之精微曲折各能深曉。程子是說喻以後事象，山是說喻以前事。○王氏曰：篤好在喻後，志習在喻先。○蔡虛齋曰：此言君子小人識趨不同。君子只曉得義事到面前，只管尋義上做去。小人只曉得利事到面前，只管照利上做將去。○呂晚村曰：世間只有這兩條路，不喻義即喻利，中間並無隙地。可謂歇更無調停妙法，可兩不相妨。

**興**新安陳氏曰：君子喻義，未嘗求利，然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義則利自在其中。小人喻利，雖專求利，然嚮利必背義，不義之利，愈得而害愈甚矣。要之義利之界限，學者先明辨其幾微，矣必剛決其取舍。至溪喻其趣味，則君子小人成天淵判矣。○呂晚村曰：喻只是明白，君子只於是非上明白得盡。小人只於利欲上明白得盡，力行在篤好之後，篤好又在溪喻之後。

**關**按或問伊川云：惟其溪喻，是以篤好。若作惟其篤好，是以溪喻，也得。朱子曰：陸子靜說便是如此。程陸二說不同，而朱子皆以為可者，以義利都在處事上說。處事之時，而能于義利之曲折纖悉，無不透徹，則非篤好於平日者，不能故篤好可補在前說。然使于

曉得義事到面前，只管尋義上做去。小人只曉得利事到面前，只管照利上做將去。○呂晚村曰：世間只有這兩條路，不喻義即喻利，中間並無隙地。可謂歇更無調停妙法，可兩不相妨。

**興**新安陳氏曰：君子喻義，未嘗求利，然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義則利自在其中。小人喻利，雖專求利，然嚮利必背義，不義之利，愈得而害愈甚矣。要之義利之界限，學者先明辨其幾微，矣必剛決其取舍。至溪喻其趣味，則君子小人成天淵判矣。○呂晚村曰：喻只是明白，君子只於是非上明白得盡。小人只於利欲上明白得盡，力行在篤好之後，篤好又在溪喻之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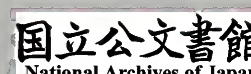
**關**按或問伊川云：惟其溪喻，是以篤好。若作惟其篤好，是以溪喻，也得。朱子曰：陸子靜說便是如此。程陸二說不同，而朱子皆以為可者，以義利都在處事上說。處事之時，而能于義利之曲折纖悉，無不透徹，則非篤好於平日者，不能故篤好可補在前說。然使于

曲折纖悉有毫不透徹則亦未必篤好而力行之故  
 篤好又可補在後說愚意既分君子頭頭撞着只是義小人則人品心  
 術都定了事到而前君子頭頭撞着只是義者非此事之無  
 頭頭撞着只是利頭頭撞着只是利也君子深喻在義故有利都見不得也  
 利也君子深喻在義故有利都見不得也頭頭撞着只是利也君子深喻在義  
 只是利者非此事之無義也小人深喻在利故有義  
 都見不得也說一喻字篤好力行都該在內了朱子  
 又云畢竟世間先喻後好者多故取程說其實二者  
 如環無端互看更圓○無所為而為之便是義有所  
 為而為之便是利南軒二句道得徹頭徹尾舉凡似  
 利實義似義實利其間毫釐之辨俱盡於此以不曾  
 連喻字意說故集註未載耳○若離了義利單說深  
 知篤好之為喻則君子之喻無以異於小人之喻矣  
 不知兩於字最為要緊喻於義喻於利三字粘連不  
 開○學會問義為天理之宜利為人情所欲確然是  
 兩箇事物而朱子謂只是箇首尾者何也○凡事初  
 頭只有箇當為不當為故只是箇義到得後來總見  
 箇利與不利君子於凡事當下只看當為不當為耳

那管他後來利與不利故曰不曾理會下而一截也  
 小人事到面前預先打量可有利害之執輕執重  
 是如全理會這下面一截至此事合下當為不當  
 為且不要管他或有利而不得不背義以行之彼固  
 不恤或有利而可借義以文之彼更樂居以為名總  
 只一喻於利而已  
 禎按時解謂利不與義對只與害對者非也一箇天  
 理一個人欲如何不可對看但移來與害對亦無不  
 可至易言義者利之和若單言利則害自隨之此又  
 未始不可相因看也○喻義正不計到利喻利總不  
 計到義陳新安義之利自在其中利得而害愈甚之  
 說在本章殊無此意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思齊者冀已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已亦有是惡○  
 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之身者則不徒





美。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

**語類**見人之善而尋己之善。見人之惡而尋己之惡。如此方是有益。

**精義**謝曰以明善之心觀道則難。以好惡之心觀賢不賢則易。審於知人。昧於自知。於賢不賢雖審於我。

何加焉。故必當思齊而內自省也。好善之心切。故能思齊。惡不善之心切。故能內自省也。亦可謂能近思矣。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人心之明。賢否所不能遁。然徒見之而不反諸身。以致思齊內省之誠。則無益於我。

非為己之學也。○雙峰饒氏曰。省。謂警省。非徒察也。

○先滄柱曰。見賢見不賢。俱從偶然交接者言。若論久遠。賢者當與之心交。不止一見。不賢當與之早絕。豈可習見。

**異**陸稼書曰。兩見字當重看。見之不真。必有以賢為不賢。以不賢為賢者。

**辨**按此章只是隨在取益之意。兩見字當活看。賢不賢不拘大小。不論全體一節。見便思齊內省。則無善不得而無惡不去矣。若限定一箇賢不賢。以為思齊內省。則見字看煞。而思齊內省都隘矣。○難道未見時。鎮日間坐不成。只此就所見無往不有益處。故無論賢不賢。皆可着思省之功。又原存這為善去惡之心。故見善便慕。已有是善。見惡便恐。已有是惡也。○賢不賢。如黑白一般。煞甚易見。見惡便要看看。難如三人行。章擇善而從。不善而改。只是偶然同行間事。陸說見之不真。必有以賢為不賢。以不賢為賢。是着重見字前工夫。而於思齊內省反懸矣。非本章之意。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

子。子。異。同。條。辨。論。語。卷。四。里。仁。三。近。譬。堂。

論語卷四里仁三近譬堂

論語卷四里仁三近譬堂

論語卷四里仁三近譬堂

論語卷四里仁三近譬堂

論語卷四里仁三近譬堂

論語卷四里仁三近譬堂

論語卷四里仁三近譬堂

論語卷四里仁三近譬堂

論語卷四里仁三近譬堂

論語卷四里仁三近譬堂

論語卷四里仁三近譬堂

論語卷四里仁三近譬堂

論語卷四里仁三近譬堂

論語卷四里仁三近譬堂

論語卷四里仁三近譬堂

論語卷四里仁三近譬堂

論語卷四里仁三近譬堂

論語卷四里仁三近譬堂

論語卷四里仁三近譬堂

論語卷四里仁三近譬堂

論語卷四里仁三近譬堂

論語卷四里仁三近譬堂

論語卷四里仁三近譬堂

論語卷四里仁三近譬堂

論語卷四里仁三近譬堂

論語卷四里仁三近譬堂

論語卷四里仁三近譬堂

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

**語類** 幾微也。只是漸漸細密。諫不恁峻。暴硬要闢截。內則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便是解此意。○問幾微也。微還是見微而諫。還是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曰。幾微也。只得做出來。那裏去討幾微處。若要見幾而諫。除非地做出來。那裏去討幾微處。○又敬不違。是王那諫。就本文添一兩字始得。○又敬不違。是王那諫。上說敬已。是順了。又須委曲作道理。以諫不違。去了那幾諫之意也。○問幾微也。微諫者。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得孝子深愛其親。雖當諫過之時。亦不敢伸已之直。而辭色皆婉順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才見父母心中不從。所諫便又起敬起孝。使父母歡悅。不待父母有難從之辭。色而後起敬起孝也。若或父母堅不從。所諫甚至怒而撻之。流血。可謂勞苦亦不敢疾怨。愈奮起敬起孝。此聖人教天下之為人子者。

不惟平時有愉色婉容。雖遇諫過之時。亦當如此。甚至勞而不怨。乃是深愛其親也。曰。推得也好。又云。又敬不違者。上不違微諫之意。以恐唐突。以觸父母之怒。下不違欲諫之心。務欲置父母於無過之地。其心而不諫者。非也。欲必諫。遂至觸其怒。亦非也。

**同** 大全 西山真氏曰。起者。疎然興起之意。熟者。反復純孰之謂。

**異** 胡氏曰。子之事親。至於愛。雖父母有過。不容不諫。然必由愛心。以發乃可。故下氣怡色柔聲。皆深愛之形。見者也。所以謂幾微而諫。不敢顯然直遂。其已意也。

**辨** 按敬愛二字。原分不開。如下氣怡色柔聲。是愛底意思。起敬起孝。是敬底意思。然非幾諫之時。止愛而不敬。又敬時。止敬而不愛。蓋諫之時。不敢唐突其親。必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此便是夔夔齋栗中發出這深愛意思。又敬又字。正從這幾諫中之敬來。胡氏單主愛說。未得其旨。起敬起孝。兩起字妙甚。蓋見志不

朱子學問 卷四 仁 三 近譬堂

從雖未顯然有不從之迹。而其志可見。則幾微之間。必有不悅之意。此時並幾諫。且少停了。更來起我底。敬竦起我底。孝來全以神情志氣之微。感動其親。並無語言之迹。如此則親豈有不悅之理。故悅則復諫。既不違吾微諫之意。又不違我欲諫之心也。時解將又敬。即貼在不違。作一層講。於註悅則復諫句。大欠體貼。至於勞而不怨。依然起敬起孝。蓋此時已用不得諫了。故但曰起敬起孝。雖不用吾幾諫之法。而仍不失吾幾諫之意也。時解謂依舊用諫。於註亦欠體貼。○志不從。便是父母拂逆而不順。又敬以感之。使不順者復又順了。然後可用諫。故朱子謂敬已是順了。又須委曲作道理。以諫。此較前此幾諫之言。必又加變通。故曰委曲作道理。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疎。不惟已

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已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

**語類** 為人子須是以父母之心為心。父母愛子之心。未嘗少置。人子愛親之心。亦當跬步不忘。若是遠遊。不惟父母思念之切。人子去親庭既遠。溫清定省之禮。自此間濶。所以不遠遊。如或有事勢須當遊。亦必有定所。欲親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已則必至。而無失。

**精義** 范曰。夫子之教人。其於出入起居。莫不有法焉。所言之常道也。匹夫匹婦之所能知能行。而聖人亦無以加焉。本於人心故也。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也。○謝曰。遠遊與遊無方。雖其未足以治親之憂。

然親之思念不忘也蓋不以親之心為心非孝子也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有親者遠遊固不可近遊亦當  
有方○問有不得已而遠遊如之何雙峰饒氏曰不  
遠遊是常法不得已而遠遊又有處變之道聖人言  
常不言變

**異**蔡虛齋曰父母在不遠遊以繫累其親之心或不  
得已而遠遊亦必有定方聖人此言重在恐親之念  
我不忘上故引范氏云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  
矣○或又云既曰遊必有方則人子之遊但能有方  
儘遠遊無妨何故聖人云父母在不遠遊曰聖人為  
見上句說不盡故繼之云遊必有方不可因下句無  
遠字就以為是近遊也中庸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  
也可離非道也下句不言須臾離豈是謂久離者乎  
語類說自明

**辨**按註兩句俱兼兩意說惟其去親遠故定省曠惟  
其為日久故音問疎此二句是就人子心上見其不  
可遠遊是正說然到得定省既曠音問既疎則不惟  
已之思親不置而親亦念我不忘此是推進一步說

然評下亦恐二字則猶不重親之念子仍是子心恐  
其如此耳虛齋謂重在親之念我不忘上非是必知  
已所在而無憂若已則必至而無失兩層挾必字意  
方透○朱子云如或有事勢須當遊亦必有定所於  
下句並不添一遠字可見必有方則遊斷不遠故曰  
召則必至而無失若遠則難必其有定所而必至矣  
蒙引謂遊都是遠尋常出入之間不喚做遊思意尋  
常出入固不喚做遊然越境之外百里之遙謂之非  
遊不可然與無方之遠遊自有別  
亦下得決絕知而無憂至而無失只如不遊一般而  
敢遠乎兩句勿平看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重出

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復出而逸其半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

**語類** 只是這一事上。既喜其壽。只這壽上。又懼其來日之無多。注中引既喜其壽。又懼其衰。微差些。如此却是兩事矣。

**楊曰** 人子愛日之義也。○侯曰 喜其壽而懼其衰。人子之心也。

**吳氏程曰** 愛日謂及時奉養。無懈于心。○王氏曰 愛日之誠四字。于懼字首意深切。○蔡虛齋曰 聖人意重。在懼上。蓋喜者喜其已。有此年。懼者懼其將來之日不多也。是所喜不足以敵其所懼。聖人欲人子

之知懼者。欲其及時奉養而不懈耳。古人日養不以三公換。嗚呼。父母壽日增。則衰亦日甚。○呂晚村曰 喜懼原一時。並集不分先後。彼此一則以是一合。急語非兩開轉語也。○張彥陵曰 生息之機。頃刻不停。精神氣血。漸移漸換。人子若用心密察。則日改月

變之際。雖毫釐不同。亦必有以周旋調護於其間矣。○陸稼書曰 周旋調護。便有使衰不益。衰來日增多之意。

**南軒張氏曰** 以年之盛衰。察氣之強弱。而喜懼存焉。亦人子盡心於其親之一事也。

**辨** 按不可不知四字。便有四層意思。父母之年。人未有不不知者。知是一層。然知而等於不知者。甚多。則不知又是一層。總之無愛日之誠。則不過以年視之。故以為不可不知。是可字又一層。然其實不可不知。正探下喜懼意。又一層。婉轉深曲。○朱子云 只是一事上。既喜其壽。只這壽上。又懼其來日之無多。是懼字意。即在喜字中。不是兩時。心境自重。懼字意喜其壽。雖有喜其可及時盡孝之意。然終說及時盡孝。這不是用力。裏面了。○徒曰 愛日。徒曰及時盡孝。這不是用力。用勞。可以了事者。周旋調護。使來日增多。方知喜不是空喜。懼亦不是空懼。此後人說可補前人之未逮者。○喜懼是與日俱進。刻刻不忘者。南軒以為盡心於親之一事。尚是未細心體會來。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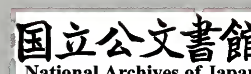
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耻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為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

**語類** 此章緊要在耻字。若是無耻底人未曾做得一分便說出來矣。○人之所以易其所言者以其不知空言無實之可耻也。若耻則自是力於行而不敢出也。不敢易矣。這箇只在耻上。○集注引范氏說最好。只緣輕易說了便把那行不當事非踐履到底烏能言及此。

**同** 大全厚齋馮氏曰古人言之必行不能躬行而徒言之是所耻也。後之學者直講說而已義理非不高遠而吾躬自在一所不知耻之何哉。○王觀濤曰非真躬不逮而後耻。即言之時已專慮在躬上去矣。辨按敏事慎言。訥言敏行等俱是相對開說。此則於言之不出。抉出耻不逮之心來。惟耻躬不逮故只去行不去言。憤發有為都是耻字精神。非勉強自勵也。不出其言都是耻字。愧厲非強閉不出也。顧按言之不出。既曰言之則其理其事俱所當言者也。其所以當言者。即以其當行之故也。集註古者所以不出其言。其字即指躬當行之理說。觀所以為此四字。則知上句緊緊逼注下句全為一耻字着精神。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



**語類** 約字是實字。若約之于中，約之于禮，則約字輕。○問以約失之者，鮮。凡人須要檢束，令入規矩準繩，便有所據守。方少過失，或是侈然自肆，未有不差錯。日說得皆分明。○凡事要約，約底自然少失矣。或曰：恐失之吝嗇，如何？曰：這約字又不如此。只凡事自收斂，若是吝嗇，又當放開。這箇要人自稱量看，便得如老子之學，全是約極，而至於楊氏不肯拔一毛以利天下，其弊必至此。然清虛寡慾，這又是他好處。文景之治，漢曹參之治齊，便是用此。本朝之仁宗、元祐，亦是如此。事事不敢做，兵也不敢用，財也不敢用，然終是少失，如熙豐不如此，便多事。

**同** 大全慶源輔氏曰：約與放相反。約則守乎規矩之中，放則逸於規矩之外。○王觀濤曰：按約雖在事上見，而實正心言。失則定事，言○陸稼書曰：約之一字，以此節情，以此制用，莫不皆然。此章專為以本知自違者發。

**異** 南軒張氏曰：凡人事事以節約存儉，則有近本之意。雖未能皆中節而失，則鮮矣。○蔡虛齋曰：性理老

子篇朱子曰：儉德亦好。凡事儉則鮮失，老子言治人事天莫如嗇。○約未必皆中庸，此亦禮與其奢也寧儉之意。集註云：非止謂儉約也。然儉約亦在其中。

**辨** 按約之於中，約之於禮，則約字是虛字，只作收斂意講。中字禮字方是實字。今日以約則是凡事已收斂入規矩準繩約字該自中禮字意。故朱子曰：約字是實字。○失之者鮮矣。之字指所為之事而言。故尹氏下凡事二字。今人類皆說多則失，約則得，懸空泛講也。不知約箇甚麼失箇甚麼。總因抹却之字如一言也。有言之規矩準繩在，收斂則言自少錯，不收斂則言自錯矣。一行也有行之規矩準繩在，收斂則行自少錯，不收斂則行自錯矣。應事接物之間，周旋折旋之際，莫不皆然。如此講，則之字有着落，以字亦有着落矣。

○按朱子謂約只凡事自收斂，吝嗇意又當放開，此正論也。又言老子約極，至不肯拔一毛，吝嗇之弊處也。清虛寡欲，吝嗇之好處也。已自別意，彼正是沒規矩準繩之約，非聖人所謂約也。蒙引謂約未必皆中

庸亦禮奢寧儉之意者非是彼亦將約字不主心言只在事上言耳。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胡氏曰自

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或問**注胡氏曰言而能訥畜德則固喻人則信謀事

則密不訥者反是行而能敏遷善則速改過則勇應

務則給不敏者反是敏與訥雖若出於天資然可習

也言煩以訥矯之行緩以敏勵之由我而已不自變

其氣質學豈有功哉。

**語類**問言懼其易故欲訥訥者言之難出諸口也行

懼其難故欲敏敏者力行而不惰也曰然

**精義**尹曰言欲訥而行欲敏君子之志也

**同**南軒張氏曰言則欲訥行則欲敏蓋篤實日修無

毫狗外之意也。雙峰饒氏曰此即矯輕警惰之

法。○呂晚村曰不是贊君子之言行亦不是泛論言

行之理是說君子存心如是則其功夫體象可知

訥與敏只在言行上見訥言敏行只在欲字上見欲

如何見也。只在他訥與敏時意象見得耳故訥言即

指日用語默若說做著書立說文章聲問非欲訥之

言矣。近人講言行都犯此病。乃文行之辨非言行做

功夫實地也。

**辨**按但說訥言敏行則不過謹於言而勉於行耳不

能快出君子之心事來。惟下一欲字則不但言未訥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精神方是君子篤實為己之心。○也如此方是欲字真

即是行故薦實為己之心。○即從訥言敏行上見其實

未言行時必有淵然勃然意思既訥敏後仍有慝然

皇然意思須從前後深看方見欲字全身



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語類** 德不孤，以理言，必有鄰。以事言，必有鄰。○問德不孤，必有鄰，只此處恐不消得引易中來說論語所說德不孤，必有鄰，只云有如此之德，必有如此之類，應如小人不為善，必有不善之人應之。易中言敬以直內，須用義以方外，義以方外，須用敬以直內，孤猶偏也。敬義既立，則德不偏，孤言德盛，若引易中來說，恐將論語所說，覺得沒埋會了。○德不孤，是善者以類應。○天理自然之合也。○朱氏公遷曰：德行道有得於心者，指有德之人而言之。○蔡虛齋曰：言德無孤立之理，但見有德者必有鄰，下句以實上句也。○**異** 呂晚村曰：固言自然一定之理，亦所以堅修德者之志，而振其氣，知其必有鄰，雖終無鄰，可也。○鄰之為言，正以不多得，然而必有之為貴也。

**辨** 按註云：德不孤立，必以類應。雖上句以理言，下句以事言，文義却反覆相足。蓋德自是不孤，以此心此理同也。此是就源頭說下，故曰：以理言，必有隣，是就天下之人決之，知其必有得此心此理之同者與為類，應故曰：以事言，陳新安秉燮好德，人心所同，是釋德本不孤意。同德相應，天理自然之合，是釋下必有鄰意。乃時解謂以秉燮好德言，則鄰固不足，以盡之，但至同德之人，聲應氣求，說徒見下句，而不見上句也。  
**補** 按朱子云：非惟君子之德有類，小人之德亦有類。看鄰字本平易，乃呂晚村謂論語此成羣者之不可為鄰，看鄰字已自別意，又謂鄰正不多得，則必限天下以類從之，少其亦量之，不廣矣。非聖人意也。○人每作過高語，曰：我果能修德，則終無鄰可也。不知必有人字，聖人已下實了。若謂天下之人，竟無與我同德之人，我不知其所修果何德矣。並與朱子下句以事言不合。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藏板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問集**注引胡氏一段似專主諫而言恐交際之間如語媚之類亦是數不止是諫曰若說交際處煩數自是求媚於人則索性是不好底事不是不消說以諫而數者却是意善而事未善耳故聖人特言之以警學者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大倫中以人合者皆主義義有可不可之分合則從不合則去不比父子兄弟以天合者皆主恩恩則無可去之理故君臣朋友之事同也

○東陽許氏曰事君交友之道所當為者固非此章以君友同言又同一數字所以專主諫爭說蔡虛齋曰子游教人見幾而作也大凡以義合者皆當以義而進止焉○林次崖曰君有過而不諫非也數諫而取辱亦非也故有過則當諫諫不行則當去若有過而不諫諫不行而不去則是苟祿而已非人臣事君之道也又朋友亦然  
**異**呂晚村曰此非戒臣友畏避緘默也正欲其善於諫諍使君友得諫諍之益而倫乃得全耳○此專為始進交淺及既合而忽疎者言故明示以不可則止之義若道同志合竭情無隱如越中令之補續復進豈當以數為嫌乎○陸稼書曰事君交友須要精誠去感格又或須乘機扳人不然而徒以言語輕數安免辱疏指出辱諫止要當事者求所以善用其規非是教以不合則去之義  
**按**胡註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此是本章內正意至未諫前當有積誠感動不可徒以口舌爭此不過補前一層意耳今人便以此當數

夫子吳刻條粹 論語 卷四里仁 仁 近譬堂

字正面。反添出以瑣屑數陳來。豈知君友亦自有不可化者。即有積誠。能不數而冀其必聽耶。又豈脆脆言之。遂不謂之數。而可免辱疏之罪耶。總之君友義合。不可則止。自是正道。如夫子之論大臣。既云以道事君。必定能積誠感動矣。如何又云不可則止。其告子貢問友。既云忠告善道。亦必定能積誠感動矣。如何又說不可則止。無自辱焉。故凡不能積誠感動。如而徒對積誠看數字者。非也。呂氏謂專為始進交淺者言。亦不是。道同志合。固常竭情無隱。然亦有事不合之時。既已竭情而不見聽。豈亦可不嫌於數乎。顧按今人動云數者。過為煩瑣。予君友以不可安從。容善道。無不見聽。夫謂君友無不見聽。其言甚美。然吾窺其心。以不數為寬厚。而予君友以可安者。將以自文其緘默優容之短也。豈知數者原勝却緘默幾多。且不知不可則止之義。故自取辱疏。予君友有過自當諫。諫不行。自當止。聖賢且說一箇中正底道理。與人看其前此可言時。先有一番忠厚體察之意。要各人於言不聽而中止。仍有一番忠厚體察之意。要各人於言



不狗流俗。眾必群嘲共罵。何為而不見惡。學者亦不可不知也。朱子曰。見惡亦謂有可惡之實。而得罪于能惡人者。非不善者惡之之謂也。同。大全厚齋馮氏曰。人之血氣。二十而壯。四十而定。過此則神日衰。意少能精進。故古人以四十為成德之時。無聞見惡。皆以是為斷也。蓋世有晚而知道者焉。得而絕之。故知其為有為之言。○熒峯饒氏曰。終止也。其終也。如四十不惑。四十不動心。四十無成。則亦已矣。說。蓋至是血氣盛極。將衰之年。于此無成。則亦已矣。後生不可不痛自警省也。○按。見惡。不指人之惡已而言。正指己有可見惡於我之實也。即人見我之惡。悲憫之。嗟嘆之。未嘗惡我也。已只是嘆之之詞。終既訓止。則已字不當重。

朱子集注卷之二十一 論語

朱子集注



Red seal impression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 of the left page.



Faint, illegible text impressions,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covering the right page.

